

第十卷第十九期要目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國聞週報社發行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費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板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西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期內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國內及日本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冊	五元	二角五分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爲特價。

一、寄欵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泰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廿二年一月二十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第七次 慢車各等	第三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七點加車 三等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第二〇一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第一〇一次 快臥膳車各等	第一五次 混合三等
北平前門	開	五・五〇	八・二五		一四・一〇	一六・二五	一七・一五	〇・一五	二〇・四五
豐台	開	六・二四	八・五七		一四・四二	一六・五五	一七・四四	二〇・四八	二三・一八
郎坊	開	七・四四	|		一五・四七	|	|	三・〇八	〇・二〇
天津總站	開	九・二六	一一・一六		一七・二〇	一九・一六	二〇・一二	二三・四二	二・四〇
天津東站	到	九・三五	一一・二五		一七・三〇	一九・二五	二〇・二〇	二三・五〇	二・五〇
天津東站	開	九・四七	一一・三五		一七・四七	停	二一・三〇	二四・〇〇	四・五〇
塘沽	開	一〇・四八	一二・三三		一八・四五		開	一・一〇	七・一七
蘆台	開	一一・五四	一三・二六		一九・四五		往	二・一三	九・五五
唐山	開	一三・〇二	一四・二四	七・〇〇	二〇・五三		浦	三・三四	一四・四五
古冶	開	一三・四八		七・三六			口		
灤縣	開	一四・四三		八・一九					
昌黎	開	一五・五四		九・一九					
北戴河	開	一六・四四							
秦皇島	開	一七・一三							
山海關									
錦縣									
遼寧總站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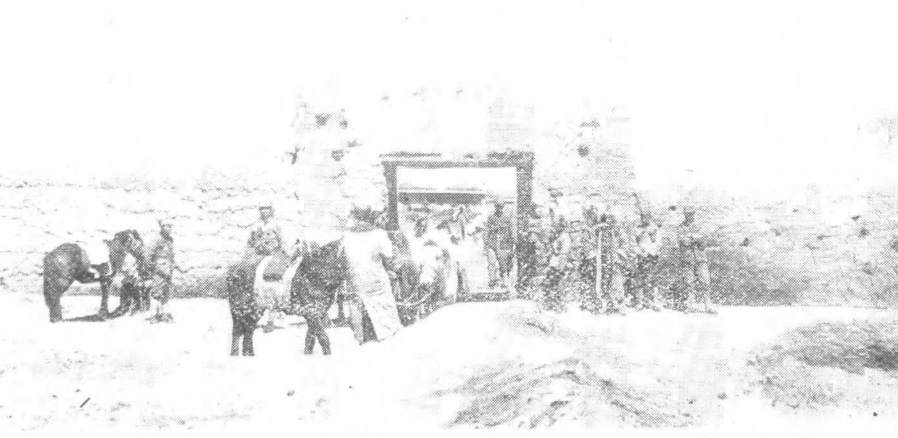
站別 \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十二點加車 三等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第八次 慢車各等	第二〇二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第四次 特快臥膳車各等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第一〇二次 快臥膳車各等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秦皇島	開	一二・三〇		六・三一					
北戴河	開	一三・〇〇		六・五二					
昌黎	開	一三・〇〇		七・四三					
灤縣	開	一三・四五		八・四九					
古冶	開	一五・三六		九・四七	自				
唐山	到	一六・一〇							
唐山	開	停	一四・三〇	一〇・三三	浦	一三・〇〇	一六・四五	三・二〇	
蘆台	開		一七・一三	一一・五三	口	一四・〇五	一七・四五	四・三二	
塘沽	開		二〇・二五	一三・一三	開來	一四・五六	一八・五三	五・三三	
天津東站	到		二三・三八	一四・二二	七・三〇	一五・五〇	一九・四五	六・三[illegible]	
天津東站	開		〇・一五	一四・二四	八・〇〇	一六・〇〇	二〇・〇〇	六・五〇	九・一五
天津總站	開		〇・三五	一四・三九	八・一二	一六・一三	二〇・一二	七・〇六	九・二六
郎坊	開		三・二四	一六・一五	|	|	二一・二五	八・二八	|
豐台	開		七・一〇	一七・四七	一〇・四三	一八・四八	二二・四八	九・四三	一一・四五
北平前門	到		八・一七	一八・二〇	一一・〇九	九・一五	二三・一五	一〇・一〇	一三・一三

血戰正酣之南天門

（上）現血戰正酣之南天門（敬之君贈刊）（中）（右）石匣鎮全景（王超凡君贈刊）

南天門最前線之我軍（中宣會戰地攝影隊贈刊）

戎馬倥偬之沽源



沽源前方馮占海軍之司令部



沽源街市之蕭條景象

沽源縣城之南門（大公報記者惜夢君攝）

時人彙誌



何炳賢

何炳賢，廣東番禺人，年二十九歲，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在美國嘉省嘉尼福尼亞大學習政治經濟及市政學，一九二六年得學士學位，一九二七年得碩士學位，旋被擧爲該大學榮譽學會會員，一九二八年在上海創辦大陸大學，任財政系主任兼英文及市政學教授，一九二九年赴歐繼續研究市政，一九三一年任國際貿易局局長兼國民政府江浙陳廠絲推銷委員會主席，中華民國參加芝加哥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兼宣傳處處長，一九三二年七月奉實業部命主辦調査全國實業兼編纂全國各省實業誌總編輯，曾著有警察紀錄制度，地方自治問題等書。

大公報 出版書籍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蘇俄視察記

本書爲大公報記者曹谷氷先生於二十年三月奉社命赴俄考察歷時五月所撰，對於蘇俄五年計劃過程中之工業生產國防軍備，以視察之所得，忠實紀述，全書共二百六十餘頁，約十餘萬言，關於蘇俄一般設施，紀述亦詳，讀之如身置其境，無異躬遊蘇俄也，

售價大洋一元
郵費一角一分

日美太平洋大戰

英國海軍專家白華德著
楊歷樵・馬全鰲・趙恩源・合譯

本書著者根據日美的國際關係，推測日美太平洋大戰的可能，用合理的判斷，揭佈兩國作戰計畫的優劣，並本其海事知識描寫海空軍戰略變化，內容有日轟炸巴拿馬，菲列濱海戰，日軍戰領全非，遠東風雲的瀰漫，日軍窺瞰美岸，美遠征艦隊敗退……以美軍誘敵計成功日軍慘敗爲結局，附有日美太平洋形勢圖及兩軍戰爭插圖十二幅，駭目驚心，有聲有色，

精裝一厚册　價洋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大街

獲得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傑作『大街』一書，由白華君譯出，曾在八卷國聞周報陸續刊載，現已發行單本，全書都之十萬言，共佔八百餘頁，共裝兩厚册，詢文壇巨著也，此書在美國刊印數十版，已譯成全歐各國文字，研究近代文學者，速購讀之　每部八角　郵費一角五分

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王芸生著

已出至第四卷
每卷價洋一元
郵費一角三分

本書取材於外交檔案及秘本筆記，集爲六十年來中日外交史料之大成，經著者勾玄索隱，附以論斷，組織縝密，條理明晰，提綱絜領，一目瞭然，既便於誦讀，又便於考證，實爲有系統之著作，至插圖之名貴，尤爲世所鮮見，關心中日外交者應人手一編也

日美危機！

日本軍人眼中之一

本社前譯印英海軍專家白華德著日美太平洋大戰，以小說體裁，描寫意想中之日美海戰，已暢銷國內，風行一時，本書則詳列日美兵力，根據海軍正確知識，用公式比較日美海軍戰鬪力，可與前書作表裏觀也，全書四百六十餘頁，插圖十餘頁，定價一元，郵費一角三分。

蘇俄外交秘幕

本書爲楊歷樵先生譯述，出版後不脛而走，初版早經售罄，由本社趕印再版，嗣因各處購取踴躍，又添印三版，頃已出書。際此中俄國交初復，欲知蘇俄外交眞相者，請快購閱！全書十章，插圖廿餘幅，裝印精美，興味濃郁，每册大洋四角，外埠郵費一角，

艾秀峯譯

日本的農業恐慌

農業恐慌爲日本目前內政上最大問題，而以日本現在之方法則必不能救，讀此可以判斷日閥之侵略中國絕與日本無補，蓋著者爲日本左傾派，對日本內政影響農業的缺陷，無所諱言，此書可爲研究日本的標準實錄，國人其勿忽視，

定價六角郵費一角

日本改造法案

此書爲日本法西斯首領北一輝所著，操縱政權的少壯軍人派奉之如聖經寶典「九一八」事件的爆發，這本書便是一顆炸彈的頂門火，欲明瞭日本侵略中國的政策者，不可不讀此書。

定價大洋四角郵費一角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九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國家歲出理論分析

崔敬伯

誰能懂得『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民猶以為小，寡人之囿，方五十里，民猶以為大』的原故的，誰便能把握着歲出的根本理論。歲出的本身，有什麼大小可言？就看政府怎樣用法。用的結果，為公，大到什麼數量都可以，惟恐其不大。反之，為私，而且絕對的為私——『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則其終極，無疑地，必遭遇人民的否認和反抗。周書無逸，早已揭破：『……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在我們很早的國史上，居然有這樣很可寶貴的財政原則，乃不為今人所遵守，如之何其能應付空前的國難，以登於自救之途！

不僅歲出，凡與財政有關的一切理論，無不為當時的環境所反映。一百三十年前法國經濟學者塞逸 J. B. Say 曾主張過：『所有財政計劃中的最好的，便是少費；同時，一切租稅中的最良的，便是少取』『The very best of all plans of finance is to spend little and the best of all taxes is that which is least in amount. 百年前英國財政改革論者帕內爾 Sir H. Parnell 也主張過：『超過了維持社會秩序與抵抗外來侵略絕對要求的必需以外，則分文的支出，都是浪費，都是對於公衆之不正當而壓迫的誅求。』Every particle of expenditure beyond what necessity absolutely requir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for protection against foreign attack is waste and unjust and oppressive imposition. 這些主張，如果還要適用於今日的英國，自然要引起達爾頓的激烈的反對(註一)。但是我們要明瞭：這些學說，所以發生的原因。西歐各國當法國革命之後，專制政體，初被推翻，民主力量，尚未穩定，鑑於既往之政暴君殘，不能不限制政府的行動，因而不能不限制經費的範圍。對於歲出的態度，乃基於對於政府的認識，蓋已為亞當士所早經指出。(註二)其後西方各國，因民治之發展，同時因管理的進步，於是國家的職務，日益擴張。『僅一世紀之間，國家一物，已由當警察的國家，發展而為當看護，當醫生，當製藥家，當慈善家，當引導人，當哲學家，從搖籃以至墳墓都能當朋友，的國家。』In a century the state has developed

from the state as policeman to the state as nurse, doctor, chemist, and benefactor, guide, philosopher and friend from cradle to grave.（註三）國家所能作的，所應作的職務，既如此之多，自然需要多額的經費，於是十九世紀以後的國家歲出，大抵都見顯著的膨脹。瓦格涅解釋的很清楚：

『各國與各時代的廣汎的比較，可以看出：在進步的民族裏邊——我們僅拿這些民族來講！——有一種規律的增加，實現於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活動範圍之內。這種增加，一方擴大其範圍，同時加强其程度：中央與地方政府繼續不斷地擔起新的職務，同時對於新舊職務，更採有效而完備的方法去施行。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的經濟要求，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滿足之，滿足到增進不已的範圍，滿足到更形圓滿的狀態。這種事實之明顯的證明，可自統計求得之，牠叫你看得出：中央政府與地方團體日進不已的需要』。（註四）

這便是財政學上很有名的『國家活動的增進率』Law of the increase of state activities. 但是我們不要忘了：此種增進的背後，有一個極大的推動力，便是社會運動的進展。遠識的政治家如德國的畢斯麥，英國的自由黨人，都能制於機先的實行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藉着直接稅的累進徵收與社會事業 Social Services 的廣汎支出，以和緩社會分配的不平。此種政策的結果，自然增加國家的支出。

更進一步的觀察，此種作法，並非全是犧牲有產，以為無產，而是基於歲出理論的新的發現。人生福利，僅靠着個人支出，不見得即能得到，有時須靠國家的集體支出Collective expenditure. 。羅布孫曾說過『因為倫敦多煙，一個富豪，臨死的時節，他的兩肺，要和其他任何同城的居民，一樣的變成黑』。（註五）這便是說，無論如何有錢，只要他，還須住在倫敦，總逃不了這種煙霧的籠罩。公共衛生的施設，非由國家採取集體支出的形式不為功。豈止公共衛生？在我們眼前，更有一個極適切的例子。一個富翁，憑他個人的資力，可以逃到租界或外國去久住。但是不為亡國奴的安全和保障，惟有靠着國家的集體支出，方有實現的可能！

不僅社會主義者的羅布孫，如此主張，一九二七年英國官方發表的科爾文報告書，對於集體支出，也有同樣的建議。該報告書以為『此等支出所需要的租稅徵收，縱令可以證明是有碍生產，但為增進一般福利起見，依然可以認為正當。為許多社會的目的，則賢明的集體支出，較之一任私人的開支，是很清楚的更為經濟』。（註六）

然而占在有產方面的保守黨，總覺着拿出極高的所得稅

去作種種社會事業的支出，於他們自己不合算，於是借口於世界經濟的凋敝，囂囂然，提出削減歲出的口號：『我們最大的要求，便是經濟』our great need is economy 這種口號，如果眞能適用於軍費與國債的支出，我們將要一百二十分的擁護牠！誰知他們所打算削減的，乃不在軍費與國債，而在有關公共衛生與一般教育的社會支出！這種觀念，在一九二二年代，達爾頓寫他第一版的財政學時，已經很嚴厲的駁斥過：『在假的經濟與眞的經濟之間，應該劃出極清晰的界限。不問所得的結果而竭力少費，那是假的經濟。只要是必要的使支出，以期產生可以得到的最良效果，才是眞的經濟。簡單的講，我們要認清：少花spending little與善用 spending wisely不同』。（註七）

『只要是必要的使支出』，也不是漫無限制。據達氏的意見，以為『一切方面的支出，自有其邊際的社會利益；新增收入的一切方法，亦足以惹起邊際的社會不利；公共支出所能推展的最大限度，應該使二者相等而適得其平』（註八）此種理論，不僅可以適用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一樣的可以適用於社會主義的社會，在社會生產的國家裏，這種收支的衡量，更屬必要。布哈林在一九二二年，討論無產國家的豫算時，早已經說過：『總生產品中，多少部分可以毫不吝惜的去消費，多少部分應該保留着以供擴張生產之用，要用極度的謹慎很正確的計算出來』。（註九）此時所謂豫算，已經不是一個『政府經濟』的豫算，而是整個的『社會經濟』的豫算，支出之巨，將使舊社會的財政學者驚為河漢無際。據本年三月五日北平世界日報所載：蘇聯本年度財政支出豫算，業經通過公布，其項目為三十六，其總額為三五，〇一〇，九二〇，〇〇〇餘盧布，可以說是『世界最大』的支出豫算。

自以上的分析觀之，我們可以重複的說：歲出的本身，原無大小可言，只看政府怎樣用法。然則吾國的歲出如何？吾人看到左列支出在歲出總額中所占的百分率（註十）。

年度	軍事費百分率	債務賠欵百分率	合計
十七年度	四八，三	三六，八	八五，一
十八年度	四六，五	三七，一	八三，六
十九年度	四三，七	四〇，六	八四，三
二十年度	四四，四	三九，四	八三，八

便以為太不合理。實則不合理的眞正所在，並不在軍費支出之巨，而在軍費支出之毫無效果！不僅毫無效果，而且生出極大的流弊！如此巨額的軍費，如果眞能花到每一個軍士的身上！眞能花到每一個軍士的鍛鍊，培養，武裝，動員

，治療，撫郵，的題目上！以軍費名者，眞能費之於軍，而不復整套的，重複的，三倍四倍的，重新取之於民！吾人敢十二分的相信：對外早已打退了敵人，對內早已回復了秩序！國人所要求於政府者，莫不曰：撙節支出；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國的國民，對於政府的歲出，在積極方面，如果不能監督她，必支所當支；則在消極方面，一定不能防止她，浪費所不當費！通觀各國的先例，對於『歲出的統制』Control over Public Expenditure 本有三種辦法：（註十一）

一　立法統制　Parliamentary Control

二　行政統制　Executive Control

三　糾責統制　Accountability

吾國今日，所謂立法統制與糾責統制，均在若有若無之間，而所謂唯一應有的行政統制，又以種種因緣，在事實上，不能作到。於是國家歲出的各方面，名義上無不爲『軍費』所犧牲；實則所謂『軍』費，却又被犧牲於另一種深刻的原因——唯一應有的『行政統制』之不能統制！立法統制，即付缺如，糾責統制，復歸無效，唯一應有的行政統制，其結果又如此；於是國家歲出的運用，舉無原則可言，而惟視『經費捕捉鬪爭』的勢力之消長，以定經費的趨向。（註十二）捕捉的結果，惟有大力者，能攫得其『獅子份』，而所謂『實業開發費』，『教育文化費』之類，自然淪爲其不足數的極小分數。這還不算。財政學上，對於租稅的負担，有所謂『轉嫁』——由納稅人轉嫁其租稅負担於消費人——同時對於經費的歸着，亦有所謂『轉娶』。『經費捕捉』的結果，如能以『軍費』的名義，而費之於軍，猶可以練成强兵，猶可以捍禦外侮，猶可以維持治安，猶可實現經費支出的最低要求。但是一經『轉娶』，則數千萬數萬萬『軍費』支出之後，所謂軍士者，尚須枵腹，跣足，徒手，露宿，以赴前敵！

美國財政學者蒲徠恩新近曾爲租稅，下一很扼要的定義。他說：租稅『是一種强制的分担，取自私有財產或所得，以爲公共的目的』。（註十三）最主要的公共目的有三：一是公安(social safety)，一是公道，(social justice)一是公益，(social welfare, material and immaterial)，國家所以制定歲出入，便是一種化私爲公的辦法。但是國家歲出，一經『轉娶』，則其必至的結果，不僅不能化私以爲公，浸假而蝕公以成私——以爲公的空名，作成爲私的實在。事實而至於此，則其不可免的現象，必如瑪斯特曼Masterman 所說：『私人生活已陷於沈湎荒淫的浪費，獨對於任何公用，却隨之以苛酷的檢查』。the dull and drab extravagance of private living is accompanied by a severe scrutiny of any kind

to public expenditure.（註十四）吾國今日，在歲出所表現的情實，是否有異於此？

然則吾國財政，其最迫切的問題，已不在歲出之大小，而在支出的用途！不在如何撙節，而在綜核名實！不在詆毀貪污，而在如何使貪污不致出現。本來貪污之根本消滅，必待私有財產制度根本消滅而後可。然而在未曾根本消滅以前，對於貪污，不能不有應急的辦法，為社會保留一點元氣！其前途的趨勢，可分兩方面觀察：

第一在行政本身。任何政治組織，如能存在得住，必其本身，先有自己統制的機能。所費於軍者幾何？必使表現於軍實！所費於政者幾何？必使表現於政績！不能表現的，應該怎樣？表現不到的，應該怎樣？不僅有一定的辦法，而且一定能夠將辦法做出來，該括的講，這便是『行政統制』。政治組織必先能統制自身，其餘方有可言。我們試看一九二六年的法國。法國彼時，承久戰之後，元氣大傷，佛郎則日益跌落，豫算則歲感不足，掌度支者，日以借款耙債，彌縫其間，幾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於是法國政府於一九二六年五月末，成立專家委員會，協議改革的辦法。次月即提出報告，首先主張：『國家支出的竭力撙節。……以前因彌補新支出之故，曾經直接間接向法蘭西銀行通融各項借款，應立即停止』。其次主張『確實保證財政部的善良管理，解除其流動公債的大部負担，以回復其常態功用』the assurance of the good working of the Exchequer and its restoration to its normal function by relieving it of the burden of a large part of the floating debt. 此外建議之點甚多，約言之，不外四點：第一為預算的均衡，第二為國庫的救濟，第三為流動公債的削減，第四為通貨的安定。（註十五）此次法國的財政改革，不難於建議，而難於實行。報告書提出之後，竟被採納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之財政法案，以為經濟復興之基礎，很可以作我們的借鑑。一個政府，如果不能作到財政方面的『自己統制』，那便是自己證明已無存立的可能。

第二在社會自動。現在舉國紛言制憲，以為國難之點綴！實則制憲與財政監督的歷史前例，少有人能注意及之。現今立憲國之常例，為人民參與財政立法。『然人民能獲此權利，良非易事，其因是而流血者，史不絕書。終則血凝而為憲法之文，揭載歲出入當由法律規定之之原則』。（註十六）此種財政監督，以英國的歷史為最早，蓋自一二一五年代，英王約翰簽定大憲章，已樹財政監督之基礎。此種特權，迭經以後王朝的侵犯，形成議會與皇室鬥爭的焦點，卒釀成一

六四二年以至四九的內戰與一六八八年的革命。至威廉第三簽押於權利請願書The Bill of Rights始確定人民代表對於課稅與制定歲出的『預算特權』The Budget Prerogative or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 Purse以後同樣的鬥爭，又發現於美法二國，卒釀成空前的革命。自一七八九年以後，議會的財政監督，始普及於歐洲各國。關此於點，斯托姆解釋的最清楚：『…預算特權的保障，恰如保障其他政治監督權一樣，只有在猛烈的鬥爭以後。承認這種公式：『對於公共收支的統制權，須歸於國民的代表』，總得經過最可怖的革命的試驗，始能在憲法上找到永久的地位』…the securing of this right just as securing of any degree of political control comes only after violent struggle. *Acceptance of the formula that:* "The right of control over public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rests 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nation" had to undergo the test of the most terrible revolutions before it found a permanent place in our constitutions.（註十七）看了這些彰明較著的歷史往迹，我們不禁想到中國的前途——政府方面，總要等着人民的督促與制裁，才施行財政的改革麼？同時，在社會方面，只是坐着抱怨『納稅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就算是出路麼？政府要實行他分內的職務，否則自絕生命。社會要表現他應有的力量，否則坐待淪亡。達維，休謨研究公債的結果，曾講：『國民不可不消滅公債，否則公債將消滅國民。』（註十八）吾則以為中國今日——民衆不可不消滅貪污，否則貪污將消滅民衆！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九日於北平。

註一　Hugh Dalton,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5th. Edition 1929, Pp. 9, 189.

註二　H. C. Adams, Science of Finance, 1898, p. 53

註三　Sir Josiah Stamp, Current Problems in Government and Finance, 1924, p. 31.

註四　C. J. Bullock, Selected Readings in Public Finance, 3rd Edition, p. 32.

註五　W. A. Robson, The Relation of Wealth to Welfare, 1924, p. 39.

註六　(Colwy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National Debt and Taxation, 1927, p. 104.

註七　H. Dalton, ibid., p. 9.

註八　H. Dalton, ibid., p. 194.（李權時在所著財政學原理上卷第一百二十一頁曾加引證，顧未註明其出處。）

註九 N. Bukharin and E. Preobrazhensky, The A B C of Communism, "The Bubget of the Prol-etarian State," Pp. 231—232.

註十 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四期附錄『十九年二十年財政報告』最後一段『收支之趨勢』。

註十一 R. H. Hawtr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rticle "Finance," (14th. Edition, 1929).

註十二 大畑文七著社會的財政學（東京丁酉社出版）第四百三十一頁。

註十三 Soviet Policy in Public Finance, Editors' Preface by C. C. Plehn, 1931.

註十四 H. Dalton, ibid., p. 189.

註十五 A. Comstock, Taxation in the Modern State 1929, p. 18.

註十六 薩孟武譯小川鄉太郎原著租稅總論第三百八十一頁。

註十七 René Stourm, The Budget: A Translation 1917, p. 9.

註十八 E. L. Hargreaves, The National Debt, 1930, p. 75.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前清道光年間。我邑王韻珊先生著七種曲。附刻倚晴樓全集之後。七種者。曰茂陵弦。演司馬相如卓文君事。曰凌波影。演曹子建洛神賦。曰帝女花。演明末長平公主事。曰桃谿雪。演康熙間永康烈婦吳絳雪事。曰脊令原。演聊齋誌異中曾友于事。曰鴛鴦鏡。本於王漁洋池北偶談。曰居官鑑。 則當時酬應之作也。七種之中。當推桃谿雪最爲精心結撰之作。吳絳雪名宗愛。永康諸生徐明英之妻。能詩善畫。才貌雙絕。別號桃谿女史。 著有六宜樓稿及綠華草。今浙中有刻本。絹素流傳。押角有大方章曰懶於鍼線因貪畫。不惜精神愛讀書。其風致可想。 三藩之亂。絳雪方孀居。耿精忠部將徐尚朝寇浙東。聞絳雪名。欲致之。永康士紳謀以絳雪紓難。絳雪慨然就道。 至三十里坑投崖死。此桃谿雪傳奇所爲作也。首有蝶戀花詞曰。桃花谿上東風冷。雪點飛來。不管花枝病。雪太無情花短命。 雪花鍊出冰花影。雪夢花魂誰喚醒。雪自欺花。花自娟娟靜。淚比花紅人雪凈。美人小字原相稱。 又結尾詩云。歌哭文章動魂神。灩絃聲咽大江濱。星河激盪嬋娟魄。冰雪陶鎔造化春。香塚百年留凈土。落花千點舞愁憐。 離騷本具傷心淚。灑向空山弔美人。此一詩一詞。可見一斑。而余最喜其弔烈一折。連演風雲會四朝元四支。一氣卷舒。極歌哭之能事。曲云。 樓空金粉。我愁生西北雲。闌干無恙。只倚闌人殞。猛思量聲暗吞。 記前遊似夢。江上移船。花裏尋君。倚月盟心。臨風闌潤。轉眼無憑準。春。化做水和塵。樹也多情。甘爲嬋娟殉。桃谿莫問津。重來舊遊盡。任當時漁父。 尋尋覓覓。亂山愁悶。其一，旅遊消損。天涯落魄人。配紅顏薄命。共悲同憤。 待呼天，天豈聞。念盈盈伉儷。念盈盈伉儷。誰料你瓊樹枝埋。玉鏡臺昏。肯令香銷。蘇娘淚盡。一例歌長恨。魂。騎鶴上青雲。世界傷心。莫再回頭認。 淒涼奠一樽。聊申舊時悃。知道你虛空見否。冥冥杳杳。九泉難問。其二，琵琶幽恨。千秋兩美人。銷他狼燄。讓伊蟬鬢。 紙鳶飛何處魂。看幾梢掃盡。也償得熱血蒼崖。冷月黃昏。髑髏青燐。戰場紅粉。勘破了傷心陣。聞。 濤吹隔微雲。或者是跨鳳雙飛。 刦灣文仙運。你蓬萊證夙因。我浮生尚勞頓。願莊周化蝶。飄飄渺渺。待伊援引。其三，赴湯臨刃。從容了此身。是壯天激發。各完其分。 幾曾見爲虛名立死根，便披肝瀝血。便披肝瀝血。不過是臣報君恩。妻報夫恩。原不要當世咨嗟。後人憐憫。 將道器把骷髏潤。人。自有本來眞。不死初心。便是無遺恨。正氣在乾坤。維持世間運。慚愧煞花封鸞誥。庸庸碌碌。 世間脂粉。其四，按第一支春字。第二支魂字。第三支聞字。第四支人字。乃一字句也。元高則誠琵琶記中臨鏡梳妝俗名大梳妝者。 亦此調四支。作者蓋刻意摹仿之。然高氏於一字句均用一緊字。而此折四支各易一字。皆極工穩。作者直欲與前人爭勝矣。

美俄邦交之展望

Vera Micheles Dean 作
仲珊 譯

本篇原文見三月十五日美國『外交政策報告』，原題為The Outlook for Soviet America Relation。現時羅斯福極注意遠東問題，美俄關係對太平洋有深遠影響。

緒言

自羅斯福於三月四日就職後，美國承認蘇俄的可能性，似乎較一九一七年以來任何時期都大。據論者的意見，新政府當早日承認蘇俄，一方可藉以鼓勵美俄的貿易，一方可促進美俄——兩個最大的非國聯會員國——的合作，俾贊助國聯應付遠東問題的措施。我們在這種情形下，最好把美國對蘇俄的外交政策，和美國可否承認蘇俄的理由，檢討一下。

在一個事實上存在的新政府，尚未與某國發生正式關係時，須經過該某國政府承認的手續。這是國際法上共同遵守的原則。但一個事實政府，必須具有什麼條件，才有為人承認的資格，這在國際間，沒有一致的規定。世界各國，每以外交與內政關係，決定本國承認與不承認的行為。歐洲各國自一八三〇年以來，及美國自一七九三至一九一三年間，每於遇到承認問題發生時，並不問及新政府是否合法。如果這個政府，在國內沒有反對它的政權的舉動，牠們就要承認它是事實政府。如果這個政府，有担負國際義務的意志與能力，牠們就要正式承認它。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國務卿斯蒂生於外交委員會裏演說，又提起這種政見。他說：

「我國一向遵守的承認政策，完全根據於新政府是否有担負國際義務的實力。至於新政府是否合法，則非吾國所顧及。我國既承認各國有整理本國內政的權利，則我國承認政策，當然不能根據於新國家是否合法了。」

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威爾遜時代的政策，顯然與此不同。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一日，威爾遜總統向南美洲諸國，發表下列宣言：

「吾人相信公正的政府，祇能建設於人民的同意之上。如果政府之構成，不以法律，輿論，與同意為基礎，則在此種政府之下，民眾必無

自由。因此那些企獲政權的自私野心家，不能獲得我國的同情。所以我們現在站在朋友立場上，贊許重視和平與光榮的人，保障私權的人，尊重國法的人。」

威爾遜政府，依照這種政策，不承認衞塔（Huerta）在墨西哥的政權，丁諾克（Tinoco）在哥斯達黎加的政權，和中美其餘幾個國家以革命手段建設的政權。

威爾遜承認政策，曾被國際法專家嚴厲批評過。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國務卿斯蒂生宣稱，胡佛總統已經反對這種政策，他要採用的，完全是自哲斐絲以來的政策。他指出美國承認玻璃維亞，秘魯，阿根廷，巴西與巴拿馬時的例證。當美國外交官報告以上各政府已獲得本國的統制權，民衆的默認，以及行使國際條約義務的志願與能力時，美國立刻就承認了這些國家。斯蒂生復謂美國這種政策，除去中美各國因受某種既存條約的限制外，都是一向遵守的。

美國對蘇俄政府的政策

美國不承認中美各國以革命手段建設政府的理由，是怕破壞一九二三年的中美條約。但美國不承認蘇俄政府的理由，却根據於美國傳統的承認政策。我們都曉得布爾雪維克革命伊始，很使美國吃驚，美國一向的當軸諸公，對蘇俄政治與經濟制度，也都表示極端的不滿。但美國政府屢次發表不

承認蘇俄的理由，都不是因爲不贊成蘇維埃制。他們因爲蘇俄政府無意並且無力担起國際義務，蘇俄拒絕還債，沒收美國民衆私人財產，並以第三國際宣傳共產主義，所以才與它斷絕關係。美國——今日尚未承認蘇俄的唯一大國——宣稱，蘇俄政府必須承認還清克倫斯基政府的外債，對美國私人財產，予以賠償，並且放棄宣傳共產政策，才可表示它的誠意。至於事前的會議或商討，是無用的。美國政府，雖對美俄兩國人民貿易與往還，不加限制，但美國不准蘇俄爲促進本國政權計到美國發行公債或借款。美國不允蘇俄人民到法院起訴，被告的蘇俄人，也不受美國的判決。美國起初不以法令用之於蘇俄外僑的，但嗣以此舉，每有破壞國內法典之虞，故已漸有使蘇俄同受法令制裁的趨勢。我們試把美俄過去十五年的關係，檢討一遍，就能很清楚的明瞭美國近年來對蘇俄政策的根本原因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的結果，尼加拉二世失國了，而盧瓦夫（Lvov）爲首的臨時政府，于以成立。西歐各國對此，咸視之爲德模克拉西的勝利，且以爲俄國民衆於逃脫帝俄壓迫之後，必能有一種新力量，與協約國共同對付中央軍。美國駐俄公使法蘭西斯（Francis）於三月十八日宣稱：「俄國此次革命，實爲吾國所擁護的國體之實現。這就是說，吾人

民同意的政府的實現。」他同時請求美國政府承認這個臨時政府。因爲美國若能儘先承認俄國，則必發生一種極大的道德力量。兩日後，國務卿蘭辛訓令法蘭西斯承認俄國臨時政府。法氏因於十月二十二日實行承認。

四月初美國參入歐戰後，更注意於俄國的內政了。四月六日，法蘭西斯建議借與俄國外債，且謂俄國必將此欵全數，用之於購買美國的戰爭原料。法氏稱此種債務，定可安全穩妥，因俄國有廣漠的林場，豐富的礦產與石油，及無限量的沃土。國務卿蘭辛嘗告法氏：「我國當盡力之所能，以資助俄國。」蘭辛於察明俄國有參戰的決心後，乃於七月十七日，告法蘭西斯：「美國財部於戰債法案下，可允俄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信用借欵。」

威爾遜大總統，爲闡明俄美關係計，於五月十一日，特委一外交團赴俄。該團的領袖，就是前國務卿盧特氏(Elihu Root)。是團於六月到彼得格勒。他們的使命，是想使俄國政府與人民，都曉得俄國各階級的民衆，對俄國採用德模克拉西主義——這是美國鼓進與繁榮的基礎——表示熱烈的同情。他們的使命，更想造成與俄國合作的基礎，以抵抗中央軍。俄國臨時政府，雖於初創時，就不得不與兵工代表團的蘇維埃黨——由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組織的——共分政權，但盧特外交團，除探求臨時政府內克倫斯基派的意見外，顯然未嘗注意其他各派的意見。

同時克倫斯基政府的正式代表巴克麥帖夫(M. Boris Bakhameteff)於七月五日到華盛頓。威爾遜大總統當時演說謂：「俄國由今日臨時政府的努力，將在世界上的自由國家中間，佔有相當地位了。」美國以盧特與法蘭西斯的建議，復於七月十四日，允巴克麥帖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的信用借欵。俟於八月與十月間，又允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及五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綜計允與俄國信用借款的總數，已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金元。迨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信用借欵停止，美國實際借與俄國的現欵，總計一九二，六〇一，二九七，三七金元。此即克倫斯基對美借欵的本金。此項現欵的全數，大都由巴克麥帖夫消費於購買各種戰爭原料了。

但財政上的援助，終不能鞏固臨時政府的政權。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布爾雪維克建設了無產階級獨裁政治。蘇維埃袖領於獲得政權之後，當即沒收全國的銀行與工廠，變土地爲國有，且聲明停戰的意向。這些舉動，非但是向歐西政治與經濟制度挑戰，並且直接予協約國以最大的威脅。因爲俄國既單獨與德國簽字休戰，則德國在西線上有積極進攻

的機會了。威爾遜大總統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上國會書中提及十一月革命時謂：「此爲俄國向有秩序與安寧的自由政府進行中的極大不幸。」法蘭西斯謂：「蘇俄政府，乃以暴力建設而成，决非民意所歸的政府。至於列寧與托羅斯基，亦係殘酷冒險的浪人。」法氏因不與蘇俄外交委員長托羅斯基作正式的會見。後於一九一八年二月，離開彼得格勒，到瓦拉格得(Vologda) 去了。

美國政府，此時採取一種默觀態度，對蘇俄政府，並未公然表示仇意，且顯然仍以俄國民衆，在此政局轉變時期，當得美國的贊助與同情。就是到蘇俄政府解散一月間召集的國會時，美國的態度，也沒有變更。嗣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八日，蘇俄下令取消以前「俄國地主政府與布爾喬亞政府」一切的外債——克倫斯基對美外債，也包括在內——時，威爾遜總統，於三月十一日上蘇維埃全俄國會書中仍謂：「美國政府雖不幸不能再予美國以直接與有效的援助，但仍望俄國在國際上能獲得主權與獨立的機會。」

一九一八年三月俄德締結的布萊斯特李特夫斯克停戰條約(Brest-Litovsk treaty)，仍不能搖動美國對俄的信心。美國依然相信俄國人是美國的朋友，美國的同盟。代理國務卿蒲爾克(Polk)於三月十二日與日本駐華盛頓公使書中，復自爲解釋：「其實，俄國本沒有政府。現在受德國壓迫不得已而締結休戰條約的蘇俄政府，還沒有經過美國的承認。所以它不能算作事實政府。它的法令，當然也用不着美國聲明否認的。」

但蘇俄由歐戰中撤出不久，各國出兵干涉。一九一八年三月，聯合軍請美國與他們共同出兵干涉俄國。據說干涉的目標，在鞏固東線，因爲自俄軍撤出後，東線已失聯絡。並且干涉的軍隊，可保護捷克斯拉夫俘虜，以防德奧俘虜的切奪。那時候的聯合軍正想把俘虜由太平洋運到美國，再由美國轉運到法國去。威爾遜總統，起初反對干涉俄國，但後來因聯合軍催逼與美國輿論鼓動，才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三日正式發表美國出兵北俄與西伯利亞的決定。此次干涉的眞正目的，在「保護軍需，以備俄軍將來的使用，且在援助俄國各動自衞的組織」。美國格萊夫將軍(General William S. Graves)於是年八月率遠征軍七，〇〇〇人，赴海參崴。更於九月，美國特派別動隊一隊，由阿克安吉爾 (Archangel)登陸。

聯軍干涉俄國，原爲對德一種戰略，不過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戰後，干涉俄國的軍隊，仍沒有撤退。他們的目標，很明顯的要給俄國民衆一種自由選擇政體的機會。法英

日美給俄國反革命派如郎吉爾(Wrangel)，德尼金(Denikin)，高爾查克(Kolchak) 等的援助，分明是反對蘇維埃。聯軍對這一點，自己也未曾辯証過。不過到了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俄國內戰停止，蘇俄獲得原先帝俄的路域，於是干涉的意義，也不在了。美國到北俄的遠征軍，已於一九一九年六月撤退。迨至一九二〇年四月一日，美國所餘的軍隊，全數由西伯利亞撤出。

當聯軍仍滯留於俄國國境時，巴黎和會頗欲規定對蘇俄政府的政策。路易喬治與威爾遜主張約請俄國各黨代表參加巴黎和議，即布爾雪維克黨，亦包括在內。但克萊孟梭與歐蘭德堅絕反對。最後終於決定約請俄國各有組織的黨，會集於瑪摩拉海中之坡里基浦島(Prinkino)。俟由威爾遜起草，十國委員會批准，才於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正式向俄國發表。布爾雪維克黨於二月四日接受請柬，但俄國其他各黨，均拒絕與「國賊」及「僭位者」在一起談判。

英美拉攏俄國失敗後，仍未灰心。不久又決定與蘇維埃政府直接交涉。因於是年二月命巴黎和會中美國代表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先赴莫斯科，考察俄國政治與經濟情形。布氏與列寧，齊趣林(Chicherin)，李維諾夫會商的結果，已得到了蘇俄政府願於中立地與各國開和平會議的允許。但布氏呈與威爾遜總統的報告——其中多叙述蘇俄政府穩固的情形——向未正式提出於和平會議，當時也沒有在各地披露過。於是各國與蘇俄政府的關係，完全絕裂。聯合軍各國，乃由最高委員會議決，封鎖蘇俄經濟。這種政策，直到一九二二年熱納亞會議時止，還沒有完全棄捨。

一九一九年後，美國為避免歐洲糾紛計，根本不理蘇維埃政府的存在。所以直到一九二二年，仍認巴克麥帖夫為俄國駐美大使。美國對蘇俄這種政策的原動力，最先在國務卿攷利伯 (Colby)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日與義大利駐華盛頓公使阿威則納男爵(Baron d'Avezzano)的照會中，詳盡說明過。攷利伯起先申述美國對俄國民衆的努力，很表同情，並且深望俄國將來的成功，因為他們是想在自治政府的基礎上，建設新國家生命的。但美國除與蘇維埃政府休戰外，不願與蘇俄有什麽往還。攷氏繼謂俄國的統治者，並未得着全民一致的擁戴。美國雖不欲干涉俄國內政，然仍望俄國民衆於最近的將來，建設一代表民意的政府。美國不承認蘇俄政府的原因，並非因為不贊成俄國的政體，祇因為美國不能同意於布爾雪維克領袖們應付外債與宣傳赤化的行為，攷伯利說：

「依我國政府的意見，我們與蘇俄沒有相同的立場。蘇俄對於國際關係的觀念，完全與我國不全，也絕對不是我們道德所能允許的。

如果在締結密約與訂立合同的同時，俄國某黨就想到如何逃出條約的束縛，則美俄之間，當然沒有信心，沒有敬意了。一個想要破壞我國制度，蠱惑我國革命，並且不守國際信義的國家的代表們，不能得我國的承認，不能與我們發生任何關係，也不能受我國歡迎的。」

蘇俄外交委員長齊趣林答覆攻利伯的照會，於十月四日，由馬屯斯(Ludwig Martens)手，轉呈於阿威則納男爵。馬屯斯，就是一九一九年以來，蘇俄駐美國的非正式代表。蘇俄政府聲明：「俄國與其餘各國民衆的主要需求，是國際關係的常態，與貨物的交易。國際常態的前題，祇在各國能相互信賴，與互不干涉。」美國沒有答覆此項照會。美國國務部非旦不接受馬屯斯代表，並且在一九二一年，迫令他出境。但美國於一九二○年七月七日，對國人與俄國貿易和往還，不加禁止了，雖於同時仍聲明美國並未承認蘇俄，且政府對個人或團體與俄爲商者，不能予以任何保障。

一九二○年，哈丁總統當選。蘇俄以爲美國新政府必有承認蘇維埃政府的可能。李維諾夫——那時正是愛斯陶尼亞的蘇俄代表——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加列寧(Michael Kalinin)手，轉交上美國新政府書，請求重新建設美俄的商務關係，及排除兩國間的障礙。美國政府對此，沒給蘇俄什麽鼓勵。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國務卿許斯由美國駐萊瓦爾（Reval）領事，轉達美政府的態度，謂美國對俄國民衆深表同情與關懷，且希望以各種方法，造成發展兩國商務的機會。不過事實上他同新任商長胡佛，均以蘇俄在目前經濟情勢中，不能發展美國對俄商務與貿易的。所以他們主張俄國若不能保護僑商的生命財產，若不能建設保護商業的基礎，若不能有全盤的改善，美國就無須與蘇俄商討兩國通商的基礎。俟於一九二一年三月許斯與美國工聯主席高波爾斯 (Samuel Gompers) 函中，更申述美國對蘇俄的意見。許氏以「大經濟真空」，來描述俄國。一九二二年八月，美國駐德大使，以派遣專門委員到俄考查經濟情形一事，試探蘇俄的意向。蘇俄當局稱倘美國亦允蘇俄派遣同性質的委員赴美調查，則蘇俄可以接受美國的提議。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八日國務部宣稱，蘇俄既是有條件的反對我方提案，則美國願撤消原意。

國際婦女和平自由同盟會(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嗣以俄國情勢，已與過去情形不同等情，陳請許斯變更美國原先的政策。許氏於一九二三年三月回答謂，俄國內部的情狀，無論如何改變，但決不足以更改美國向所維持的不承認政策。彼謂：

「承認的主要問題，當看將被承認的政府，是否有担負國際義務的誠

實與能力。內部的穩定，固然重要。內部的穩定，固然必需。但如果內部穩定後的政策，祇是向拒絕償債與沒收產業一條路走，穩定還能有什麼用處呢？」

顧理治總統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六日上國會書中，復論及美國對蘇俄的政策。他說：

「美國不希望與一否認國際條約與褫奪外人權利的政府，發生任何關係。俄國如能予我國受損失的商人以相當的賠償，如能承認我國與克倫斯基締結的借款合同，如能放棄危害我國制度的企圖，如能表示痛悔前非的誠意，則我國必儘先在經濟與道義上予俄國以援助。」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齊趣林致電顧理治總統謂：蘇俄願以互不干涉內政爲原則，與美國討論美總統照會中所提及之各問題，且於互惠的原則下」——這是表明蘇俄將有同樣要挾的意思——願與美國商談一切要求，以企獲得圓滿解決的結果。但許斯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答覆謂：

「以目下情勢論，實無會商的理由。如果蘇俄當局，準備恢復先前沒收美國商人的財產，或者予以相當的賠償，蘇俄可以馬上辦理的。如果蘇俄當局準備取消拒絕償債的法令，且予以相當的承認，蘇俄可以馬上辦就的。蘇俄若想辦這些事，不必用會議或者協商的。莫斯科辦好了，就可以証明蘇俄的誠意。美國政府，沒有拖欠過俄國公債，沒有不遵守過條約的義務。而我國最反對蘇俄的，就是那種企圖傾覆我國制度的赤化宣傳。我們政府在莫斯科放棄這些企圖之前，不能與蘇俄開談判的。」

國務卿凱洛克於一九二八年，仍謂赤化的宣傳，如果仍然如此的進行着，美俄絕沒有恢復到友邦的希望。斯蒂生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仍然宣稱蘇俄若不承認公債，若不賠償沒收美國人民的財產，若不終止鼓吹美國革命的行動，美國決不能承認蘇俄政府的。

一九二八年，蘇俄政府參加凱洛克發起的非戰公約。但這仍不能改變美國的政策。凱洛克於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院外交委員會宣稱，美國簽字於各國同意的公約，不能視作美國是承認蘇俄了。不過後來有裁判官穆爾君(John Bassett Moore)，相信美國這種舉動，就是正式承認蘇俄政府的表示。

中俄以中東路事件發生衝突時，國務卿斯蒂生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由法國駐莫斯科公使，轉告蘇俄政府，請其注意非戰公約內的義務。並謂俄國在世界輿論上的立場，將完全看蘇俄履行「此種神聖原則」的精神如何而定。照會到俄國的時候，中俄已起始會商解決中東路的辦法，所以蘇俄政府，異常震怒。因於十二月三日宣稱美國國務卿斯蒂生的勸告，俄國不能視爲一種友誼的行動，且謂美國既未承認蘇俄，則此次予俄國的勸告，不能不使蘇俄政府，大爲詫

異。

但這一次事件，仍不能打破俄美外交的僵局。迨日本於一九三一年九月侵佔滿洲，遠東危機，日愈嚴重。俄美貿易復於一九三二年，突見縮減。於是我國人士移注意力於美國不承認蘇俄所造成的各問題。據多數論者的意見，日本此次敢於侵略東北的大原因，是因爲美國不承認蘇俄，因爲日本曉得美國必不反對攻擊蘇維埃制度的行動。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也表示這種意見。他說：「今日遠東情形之造成，完全因爲太平洋各國，不能互相維持外交上的關係。蘇俄政府以爲國交絕裂後而不求恢復，決不是解決國際問題的相當辦法。」

俄美貿易的縮減，也與承認問題，有極密切的關係。直到一九三一年止，美國向是蘇俄購貨的主要市場。蘇俄政府，想使國內的工廠，與大規模的農場，完全機械化。在它尋找機械時，它看到美國公司的東西，很能適用於俄國的。所以它的需用品，完全由美國購置了。一九三〇年——這是俄美貿易的最高年度——美貨輸出於蘇聯者，總計一一四，三九八，五三七金元。俄貨輸入美國者，計值二四，三八五，七八六金元。美俄相較，美國輸出，約五倍於俄國，美貨輸出的大宗，爲電料，汽車，轉運物料，拖引機，拖引機零件和其他各種機械。

一九三二年，美俄貿易突減。美貨輸入蘇聯者，祇計一二，四六六，二四九金元，若以此數與頭年相較，則減少的比例，約當百分之八十八。突減的原因，約可分爲三種。蘇俄政府購買力縮小，蘇俄不得美國的信用借款，美國對俄貨入口，加以限制。蘇俄每於交付貨物現款時，甚爲困難。蘇俄貨幣，在外國交易所裏，根本就沒有的。因爲蘇俄貨幣的流出，永是嚴加禁止。同時外國資本家，又因爲蘇俄否認外國公債的關係，不敢再答應蘇俄的信用借款。因而壟斷國外貿易的蘇俄政府，除於借得長期債務外，祇能以輸出之所得，給與入口貨值。蘇俄政府，既然遇到這些困難，才把主要購單，送到德英兩國去。因爲德英兩國，允許蘇俄十四個月至五十四個月信用借款的担保。據商人所談，美國承認蘇俄，可使蘇俄確立在美國的信用，及增加購買美貨的力量。

（未完）



蘇俄的家庭

英國Sidney Webb著
林風譯

要明瞭現在蘇俄的家庭制度，首先我們得認識十月革命以後俄羅斯婦女兒童和青年的社會地位的變化。

貴族婦人，及中上階級，高級官吏，一部份鄉間地主和少數富有雇主的妻女，已經實際的絕跡於俄羅斯社會。很少數的是在革命最初幾個星期內死於農民瘋狂的叛亂中，多數是死於兩年國內戰爭（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添註）的殘害和暴復中，對於那個戰爭，爲美，日，英，法和捷克斯拉夫的聯軍所支持的白俄軍，至少要和蘇維埃政府負同等的責任。更多的，在革命後這十五年內自然的死去。但是佔最多數的還是流亡國外的，她們長久的做了意，法，奧，波蘭，羅馬尼亞，希臘，英國和美國的人口的一部。最少的是留在蘇聯境內，悄悄的變成了無產羣衆。

受過教育從事專門工作的婦女（如醫生，科學家，教師，著作家，從事音樂舞蹈或戲劇者）。在革命前數目是很少的，這種人當中未曾隨着更富有的階級跑到國外去的，大部份同情的承認了新制度，幷且立刻在新制度下找到了她們的地位，在女性專門職業者數目激長的潮流中，繼續她們的事業。

我們須要注意的，不是那少數的婦女，而是戰前俄羅斯成年婦女的絕大部份，至少佔十分之九的部份，她們不是農人，漁人，獵人或獨立手工業者的妻子，女兒或寡婦就是上等家庭的女傭或工場（主要的是紡織工廠）的工人（女工人的數目是比較少的）關於她們生活實況簡直沒有可採用的報告，可是戰前俄羅斯的文學作品已經描出了一幅黑暗的景象。她們中間，大多數是不識字的，迷信的，完全受丈夫或父親的統治。她們中間，有四分之一的數目是奉回教的，並且依習俗罩着面羅。

住宅仍然是蘇俄最弱的一點，可是已經遠勝過沙皇時代，在那個時代，全人口十分之九的家宅，不論是在城市或鄉間，都是極其擁擠而污穢，在西歐只有最壞的城市貧民區才有那樣壞法。疾病，循環而至的飢荒和夭壽，使農民不斷的大批的死去，好像歐洲中古時代一般。他們簡直等於沒有醫

藥的設備。做母親的自然是要她們的子女的，和別處沒有兩樣，但是幼兒殘傷率和夭殤率顯然非常之大。每個做工的婦女不到五十歲便已衰老不堪。

現在我們來看已經發生或正在進行的變化。第一，十月革命使蘇俄婦女在法律上和憲法上得到完全的解放；第二，使她們得到與男子平等的受教育的權利；第三，產生了一種計劃，要改良社會和經濟的環境，以實際的減輕婦女之母性的及家內的特殊担負。所以婦女一過十八歲便立刻有選舉權，條件和男子一樣（蘇維埃憲法規定，凡是從事有利社會的勞動而不剝削他人的公民，經營家務的，因疾病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們，和紅軍士兵，只要年滿十八歲，不分性別。宗教，種族，均有選舉和被選入蘇維埃的權利—添註）並且有與男子平等的參加工會及合作社的權利，和平等的被選舉權。一切職業和地位對兩性同樣開放。男女在工資或薪金上，假日或保險利益上絕無分別。婦女的職位不會因結婚而被剝奪，雖然她可以自動辭去。關於結婚離婚雙方的義務和責任的法律，對於兩性絕對平等。在工場做工的婦女還有種種特別的權利。分娩前後一共可以休息十六個星期，照舊拿工資；每幾小時可以離開工作去看視她的嬰兒，工資不扣；並且在每個產業機關都有托兒所的設備，上工的時候可以把子女送在那兒，非常平安。

這些改進，不是立法的空文，而是游歷蘇俄的人隨處可見的事實。在各種專門學校裏，女生和男生的數目幾乎相等，她們在學習做工程師或木匠電機師或機械師。每個工廠裏，不惟是紡織或製衣工廠，都有婦女和男子在一起工作，並且也做種種艱難的事情。在礦裏或油田上有女子和男子做同等的工作。在蘇維埃的商船上，女性的水手，機師和無線電管理者。（通常打扮得和男子一樣），以及女性的管事，廚師，司掃除者的數目，都不斷的增加。大部份的學校教師，和一半以上的青年醫生，是女性。一切機關裏都有很多的女職員，不只是速記員，還有翻譯員，機要秘書，和負責的執行助手。

由女性任最高負責人的機關也不在少數，在她們之下往往有數百男子和女子。莫斯科的廣闊的「文化休息公園」(Park of Culture and Rest)，其中有三千個男女職員，現任的最高負責者就是一位女性。各地各級的蘇維埃，幾乎沒有一個沒有女子當選爲委員，總計有數十萬。蘇維埃聯邦各共和國內，做人民委員的女子實在多得很；幾乎沒有一個人民委員會沒有女性；並且有不少的女性做政府各部的主腦。柯崙太夫人（Mme. Kollontai)，曾在許多重要的機關任職，先後任

蘇聯駐墨西哥和挪威的公使，現在是駐瑞典的全權大使。

不惟工作的報酬不因性別而有差異，服務的女子會否結婚，有無子女，於她的職業都毫無影響。在英國和別的許多國家，做教員或政務機關職員的女子是不許結婚的，結了婚就得解職。這種事情在蘇聯絕對沒有。

除了上面這些，蘇俄大多數的婦女，和男子一樣，還從事於農業（以及漁獵）的。那兩千五百萬人農民和漁人獵人的家庭中的婦女，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同樣，革命使她們也得了解放。就是在回教盛行的廣大區域，婦女也有了自由，她們，數百萬人，取消了面幕，自己學習讀書和寫字，並且得到了可以送她們的子女進地方學校（進專門的和進大學的也逐漸多了）的快樂。

城市所享受到的教育機會，醫藥設備和社會保險，在鄉村都是落後的。蘇維埃政府切實的與年俱增的把這些利益送給住在鄉村的人。像城市裏面所有女孩和男孩有各種的教育機會和差乎每個孩子都在學校讀書的情形，自然還不能普及於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從波斯邊界到北冰洋（而且還包括很多爲原始部落和游牧民族所佔據的地方），這樣廣大的區域。可是我們已經看見，許多醫生，大部份是女性，日益增加的進入鄉村，鄉村中的產科和普通醫院，也年有增加。

我們必得承認，在小農制度下面，土地往往分成細碎的小塊，農民妻女和寡婦的家庭境遇社會地位是很難改善的。所以最初在仍處於那種情形之下的三千萬或四千萬人口中間，醫藥設備和教育的改進比較很小。可是近五六年，集體農場運動實行以來，情形便大大不同了

這個運動現在還在前進中，並且在不同地方達到了不同的高度，集體農場的數目和集體組織的程度，都顯出穩固的不斷的增長。到一九三二年約有一千八百萬個人農場，包括七千萬人口，已或多或少化入了二十二萬六千個集體農場。有的區域，這種農場佔據了全部耕地。我們無須來考察這個運動的變遷，考察伴同着它的進步發生過什麼錯誤和失敗，以及機械化與生產增加的經濟利益的大小。這裏我們只能討論這個運動對於婦女和兒童的地位的影響。

在一個集體農場裏農民保有他們個人自己的房舍（或是建立新的），他們自己的牛，猪和家禽，是很尋常的事。具有公社的形式，共同進行一切生產，分攤收穫的集體農場還佔少數。普通的只有穀物是由大家共同播種和收割，收穫的東西一部份歸供給汽犂（往往還有種子和肥料）的政府，另一部歸合作的男女勞動者，按着每人實際勞動的天數或時數分配。

集體化並不是常停在這個階段。成年居民的大會，聯繫着它所選出的管理集體農場的委員，最近起始建設種種新事物，如新式的穀倉或前所未有的馬秣保藏房，現代化的製乳酪所，一所新的學校建築或一處村會堂，最近還有一所俱樂部，附有圖書館，舞廳和電影院。不久還可以有托兒所，母親到製乳酪所或田裏去做工的時候可以把孩子放在那兒，平安可靠，一處公共厨房和食堂，可以在那兒吃飯或購買做好的食物，甚至少數的臥室，以廉價租給單身男子和寡婦。自然這是需要時間時，並且各個農場的制度大有不同，集體幸福增進的速度也大有差異。進步延遲的原因是那些頑固農民中有許多人狡猾的隱藏起來和工作荒怠，以及管理辦法的效率不够，這一層，自然只有經過艱苦的試驗才能克服。

然而甚至從一起始，對於婦女，這個運動便賜給了重要的變革。在古老的茅屋中過日子，在分割成細碎小塊的田裏孤另另的勞動，都是過去的事了。靠着個人的觀察，誰也不能知道二十二萬六千個這麽多的集體農場現在情形怎樣。可是最近有了一個重要的可靠的報告，這位報告者曾返復視察了許多省的農場。據這報告說，雖然年老的男性農民不情願的進入這種新的組織，並且還有頑固的反抗，但是他們的妻和子女簡直沒有一個人不感到變革中的快樂。他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了每月一定的收入，以爲個人消費之用。不再像從前那樣一天作到晚，他們實行八小時制了（甚至搾牛乳也在二十四小時內分三次做，而且似乎願意如此）。不再在孤獨中勞動，他們獲得了共同工作的快樂。到了晚上，村子也不是黑暗，沉寂，泥濘的村子了，他們或多或少的有了音樂和跳舞，無線電，電影，留聲機，間或有日見增多的聚集起來的書籍，以至無定的學術講演。即使從鄉村到城市去游歷是不容易的，但是上面這些東西使住在鄉下的人看見世界了。

現在我們來考察影響兒童和青年的變化。（兒童和青年總有七千萬的樣子，因爲蘇聯全人口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十八歲以下的）。一九一四以來最大的變化是從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兒童（大部是屬於中上階級的）得到學校教育，現在至少有五分之四受着教育，而且這教育比從前有了很大的改進。兒童的初級教育至少要繼續到十四歲，在一九三二年初級學校學生有二千一百九十萬，女生佔一半。這是一個驚人的數目——約三倍於一九一四年的數目，佔全人口八分之一，差不多與英國的百分比的高度相等，比美國也差得不多。

進中級專門學校的女孩和男孩不斷的增加，那些學校差不多都是經過細心計劃的專門化，以訓練學生去担任相聯繫

的許多業務中各種不同的位置。此外還有許多實際的教授新工人運用各種機器，準備參加生產的工場學校，數目驚人的專門學院——蘇聯約有一千專門學校，設備大部完善可驚——和新舊大學校。無產階級的子女不惟得到進專門學院或大學的優先權，並且有實際的津貼。

另外，所有八歲至二十五歲之間的少年人，數目約一千萬，在受教育或服務以外，隸屬於三層自由加入的組織，即「十月人團」（八歲至十歲——十月人係指十月革命後出世的新兒童——添註），「少年先鋒隊」（十歲至十七歲）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十七歲至二十五歲）。這三層組織，有權威的觀察者認為是最有把握的羣衆公民訓練的過程，經過這個過程，特別優秀的份子，在二十五歲上便可以做限制極高，選擇精細，訓練極嚴的共產黨的正式候補黨員。

這個訓練全蘇維埃國家的兒童與青年的偉大計劃，在實行上還不絕對圓滿。各科各級的合格教師還很缺乏。有許多學校還只有不適宜的或臨時的校舍。需要的適應往往是不够的，有的學校便採取分兩部輪流教學的辦法。各高級學校和學院的教學的優劣差異很大。最近因國家急迫的需要而縮短學習期限，以使許多未能受完全訓練的工程師，醫生教師等等提前為國家服務，這種辦法於教學是沒有益處的。然而這些逐年都有一定的改進。過去三年中，全世界恐怕只有蘇聯的教育費用是不斷的增加。

比教育計劃更重要的是一種新的精神，現時代正在這個精神中生長着。在各種宣傳裏，對於做父母的，最主要的要求是尊重兒童的人格和他或她的個性的極度的可能的發展，心裏時刻記着兒童是將來的公民和生產者，他們個人的能力必須充分的發展。在家庭裏，和在學校裏一樣禁止兒童做什麼，必須在極其得當的時候。永遠應當引導兒童去走最好的路。蘇維埃的法律上，毆打兒童是有罪的。父母被教導說，懲罰在兒童的感覺上是一種凌辱，必須竭力避免。自治，無論在家庭和學校都必須懸為目標，即使做長者不願，即使其間需要父母或教師審慎的指導兒童的選擇。

從最稚嫩的兒童到青年，時刻被教導着去担當服務的義務，按着他們的能力，服務於家庭，學校，工場和國家。為着這種目的，兒童的需要是無時不被顧到的。在政府的保障下，在這樣廣闊的國家，當別人感着不滿足的時候，兒童總有充足的牛奶，衣服，教育，以及醫院和別的醫藥設備。嬰兒和兒童死亡率已經大大減少。

玩物的價錢定得很低，使每個做父母的都能買到。室內室外的游戲娛樂的設備非常之多。只是玩物的製造和課程，

書籍一樣是經過審慎計劃的——錫兵是不許有的，「洋娃娃」也絕無僅有，而有多量的建築用的磚，小型的實用工具，火車頭，飛機和汽車的模型，這些玩物的目的是要全國民獲得「機械的認識」。游歷者可以看見托兒所裏有一條標語：「游戲不只是玩耍，而是創造勞動的準備。」夏天過野營生活的較大的兒童以幫助農民工作爲最有趣的事情；有二十個孩子，以別人說他們祇得四個成人爲榮耀。少年先鋒隊在他們自動的「社會工作」中找到極大的快樂，他們一羣一羣的去幫助更幼小和更落後的兒童讀書消滅鄰近成年人中的文盲，掃除堆積的穢物，組織突擊隊去幫助落後的工人趕上生產的計劃，或使某種特殊工作中連最低的延遲都沒有。

這些兒童做什麼都不躊躇，莫斯科的少年先鋒隊從前年起就起始去探問許多戲院和電影院的指導者，說出他們對於流行作品的意見，指出那些作品的缺點。在距離列寧格拉的二百哩的一個小市區少年先鋒隊努力從事於清除流行的麥酒的浪費。他們把自製的懇求書貼在每個工場，那懇求書是這樣寫的：「我們要求你們把酒戒掉，幫助我們把酒店關掉，用做文化機關，少年先鋒隊的俱樂部，讀書室等等。……父母要是喝酒，他們的孩子在學堂裏總是落後的。……要記得，你喝一瓶酒的錢可以給你的孩子買一本教科書或一本練習

簿。請接收我們的要求，給我們做發展圓滿，身體健全德智高尚的人的機會。我們需要更衛生的家庭環境。（簽名）你們的孩子本區少年先鋒隊。」學校便領了一隊快活的兒童化裝隊圍着工人區，有人出來，便向他發出侮辱的呼聲。又在孩子們的領導之下開了一個公共大會。於是立即有數百工人答應戒酒。

兒童和青年的解放，加上社會對他們參加社會工作的經常的鼓勵，自然便養成了少年人好管事的脾氣和對於沒有嚴威而不講清潔的長者的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爲一部份成年人所不滿的。這樣少年先鋒隊的生活是很衛生了，而他們「開開別人家的窗子」這種習慣便常要遭年長的親屬的報怨。但是在使俄羅斯人民脫離革命以前的污穢，疾病，愚昧，盜竊和野蠻，這種用處上，共產主義青年的自治便顯出它的好處了。

這裏有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這五百萬或六百萬少年先鋒隊隊員和青年團團員的性道德如何呢？」因爲在蘇維埃青年這種廣泛的組織中，男孩和女孩的社交關係是極其密切的。他們經常的在一起。他們不惟在一起念書，還在一起開青年團的大會，委員會，代表會議和執行委員會。他們更在一起運動和游戲，共同參加「社會視察」和「突擊隊」及各

種自動的社會工作。但是因為他們最為注重衛生的防衛，和父母對子女的完全責任，——法律規定，父母一同要按着他們的經濟力量負養育兒童的責任，而且這條法律是嚴厲執行的，這樣無疑的，性的關係非常自由，不帶一點罪惡意念，而兩性心裏時時記着不能讓性的關係破壞讀書或生產的效率。誰也不許把時間和精力浪費在性上面。如果這樣做，便和賭博，喝酒，抽煙一樣，在青年團裏叫做「壞樣子。」

蘇俄婦女，兒童和青年中間這些偉大普遍的變化，與男子的變化有同等重要的變化，必然引起了家庭制度的重要的變化。首先我們得注意，家庭在蘇俄並沒有毀壞的現象，家庭這個東西是從我們原始的祖先遺傳下來的，在母姓的熱愛和綿延不滅的關心對於子女的利益上，它是仍然有它的價值的。就是最仇視的評論也沒有說蘇俄父母放縱兒女的。蘇俄兒童和青年對於父母的服從比現代英美是少是多，似乎是無法計算的。對於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二十世紀一切國家的少年所受父母的管轄，是差於十九世紀的。

觀察蘇維埃制下親屬間交際情形的外國人，看到最重要的一個事實，就是，言談的率真和判別是非的忠誠，遠勝過西歐資產階級家庭的裝腔作勢，說得無禮些，就是假充道德。偽善，在蘇俄恐怕是少有得很。狂飲是一種卑下的習慣，這個觀念深注入兒童的心裏。兒童把這教訓應用在他或她自己的父親身上和對於他人的父親一樣。少年先鋒隊員被明確的教導說，他有清除自己和別人家庭中的文盲的責任。打倒污穢和不衛生生活的運動在所有家庭中無情的進行。俄羅斯青年，事實上，社會告訴他們，他們親屬的壞行為——這是違違逆社會的行為——和他們自己的壞行為同樣是他們應當引以為恥的。總而言之，少年先鋒隊和青年團應當永遠活躍的幫助國家為實現更好的家宅和習慣，和為增加生產一樣去奮鬥。

莫斯科和蘇俄別的大城市的整潔不惟遠勝過沙皇時代，而且幾乎遠勝過世界上所有別的城市。舞場，夜會，和酒店差不多已經完全被禁。蘇維埃的戲劇和蘇維埃影片一樣，是沒有性的趣味的，和好萊塢正站在對立的兩極。公家嚴禁那種以獲利為目的的出版，比資本主義國的宗教的檢查嚴厲得多，掃蕩了一切放縱的文學。甚至西方的亂相擁抱的跳舞，也因不合衛生而被禁止，只有一二奢華旅館中容許外國人做這種事情。莫斯科街上所有的誘惑人的東西，比其他同等重要的歐洲城市所有的少得多多，而且所有的差不多完全是外國人的。這些證明在蘇俄賣淫已經實際的消滅。

而在另一方面，無疑的，在蘇俄沒有結婚的和各種年齡

的男女的交際，建立在相愛和友誼上的交際，比別國是自由得多。這種交際不雜一點罪惡的意念，是不違法律和輿論的責備的，並且，往往使男女能够得到勝利的永久的結合。離婚是隨任何一方意志的，但是父母對於所生子女一同有法定的責任。類似亂交有或沒有結婚形式，現在是輿論所極力斥責的。據說史大林曾對一個生活醜汚的重要黨員說，「我不要追究你的私事，但是如果再有關於婦人的胡鬧，你就得到一個沒有婦人的地方去。」

總結起來我們大概可以這樣說，革命所賜的個人自由增加和宗教的習俗的約束差不多完全消滅，這事實無疑的，在最初這十幾年中使家庭，生活發生更大的動搖，而兩性得到了自由多多的建立於相互的友誼上的關係。同時歐洲大城市所共有的各種形式的罪惡，急速的減少，據有權威的觀察者宣傳，已經減到近於沒有。在最近這些年，結婚不久就離婚，造次的離婚和重複的離婚，這些傾向已爲輿論所不許。

本文譯自本年四月號「現代史料」，間或有省略或意譯處。關於共產主義與家庭，馬克思在有名的Communist Manifesto 上也曾論及。那個宣言提到，有人說共產主義要廢除結婚和家庭，宣言反問道，工人階級在資本制度能有什麼樣的婚姻和家庭？事實上眞正的家庭和婚姻在他們就沒有存在過。這些話或者能幫助我們了解蘇俄的家庭。　譯者五七紀念日，一九三三。

蘇俄詩文壇

張緒鴻

本文大部份是根據德人 René Lülöp-Miller所著The Mind and Face of Bolshevism 一書的報告。蘇俄對於中國的影響，一天大着一天，國人對於她的認識，似乎應當也日加深切，故不揣鄙陋，撰成此文，希望着對於國人認識她上，有點帮助。現在關於蘇俄的報告，往往是她所願意讓外人知道的事情。此書的原作者，因爲種種關係，得到了許多旁人未曾見到的材料，所以比較着更使人滿意些，故樂爲之介紹。作者附識

(一)解决了藝術的靈魂

傳統的觀念，說一切文學藝術，盡是天才先覺或「神來」的產物，在蘇俄已經抨擊得體無完膚了。他們根據着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嚴密的試驗，深切看透，所謂內心的動作，完全是外界刺激所產生的化學作用。在一定環境之中，必然有一定的反應。一時感覺的豁悟，推求之後，都可以找出牠的物質原因。所以資產階級所樂道的天才先覺「神來」和其他類似的東西，在他們看來，根本沒有那麽一回事。

因此，他們說：藝術是有線索可尋，可以傳授，亦可以學習的東西，並無任何神秘可言。托爾斯泰，朵葉托夫斯基等人，固然要打倒，即歷代所謂『詩之精』(The poetic)的謬誤觀念，也要剷除。

瑪意高夫斯基(Maikovski)勇敢的指出說：詩就是字的堆積，畫便是顏色的配置。牠們的成功不外堆積和配置的適當而已。這樣把一切精神的產物，看作生理的，機械的，化學的作用，是蘇俄革命成功後思想上最大的成就。所有的作家，雖然免不了小處意見衝突，但沒有與這個根本信條相違背的。

有些激烈作家，更進一步的主張設立『文字工廠』，專門研究『文字化學』，希望着化驗分析出文學作品的成分，以達到三尺童子都能作詩的目的。布利蘇夫學院(Briusov Instetute)便是首先創辦的一個。牠分兩大系：一系專門製造

學者，宣傳家，政治家；一系專門訓練正確的批評家，詩人，散文作者。一年之後，該院便自豪的說：他們已經從一百四十五個學生裏，造就出三十六個詩人來。

但尚有一部份人，主張自由的尋求文學定律，反對設立文字工廠。

（二）德米安倍德尼(Dem'ian Bednyi)

布爾什維克哲學，是要一切文學藝術爲牠服務的。新詩當然不能例外。從前流行的觀念，說詩是描寫人生，美化人生的，早已判決那是黑暗時代的迷信了。在將來，詩，劇，和其他的文學作品，不是要描寫現狀，情感，思潮，而是要侵入生活的中間，作爲改善生活的利器。「藝術的職務，不是描寫，而是創造新生活。不是浮淺沒出息的資產階級手裏的鏡子，而是新興階級拳頭內的鐵錘。」

首先供給這種需要的，便是德米安倍德尼。他的詩充滿了燎原的魄力。著名的共黨軍歌(The Communist Marseilles)，就是他的手筆。大道（The Highway）一篇更博得全俄贊揚。實在，他的魔力之大，能使久已厭戰的士兵，重新抖擻精神，擊破敵人的腦蓋。

德米安倍德尼對於革命的貢獻，所有的共黨都深切領略。一九二三年，他們賜給他最光榮的紅旗旗，以爲感激的表示。從此以後，他便是克林姆林(The Kremlin) 朝的詩人，永遠受全國人的崇拜了。

但杜洛斯基論他道：「德米安倍德尼，並不是起初接近革命，後來接受革命的詩人；而是用詩去攻擊敵人的共產黨。他不是歌詠革命；而是藉歌詠去達到革命的目的。他的詩內的怨怒，不是詩人的怨怒；而是受壓迫的怨怒。總起來說，他的詩充分的代表了一個時代，以往的作品，沒有能和他抗衡的。他並不想創出一派新詩；因爲他本身就是一派的產物。那一派便是蘇俄共黨。」

高士仇馬(Kostroma)政府屬下的一個村莊，很多共黨首領，特爲他定出一天節氣。在那天舉行宴會慶祝，和從前慶祝宗教聖徒節一樣的熱鬧。

（三）瑪意高夫斯基 (Maikovski) 和瑪瑞昂伙夫 (Marienhof)

繼起的詩人，瑪意高夫斯基，批評德米安倍德尼所用的調子和形式，都是現成的，不免還有點反動的色彩。所以他便和後起者，一律換上新形式，新聲調。左進(The Left March) 一曲，有些行竟以一字組成，但其狂風驟雨，萬馬千軍之勢，比共黨軍歌不在以下。因此有些人說：瑪意高夫斯基才是眞正的革命詩人。

萬五千萬歌(150 Million)——蘇俄的史詩——尤其能表現這種粗暴的力量，所謂『街頭山野的嚴貌』是也。瑪意高夫斯基還有特出一點，勝過前人的地方，便是他能編製很多建設時代所需要的詩歌。每逢政府要舉辦一種事業，往往先找他鼓吹激動一下，沒有一次不得到意外的幫助。

瑪意高夫斯基最後簡直把詩看作一種生意，並且很自豪的說，他自己便是個文字工廠。政府需用他的時候，傳一紙條，述明擬用何貨，分量若干，他便能立刻供給。反對私製酒詩，肥皂的效用詩，都是他的手筆。在他看來，無所謂藝術，全是日用物品。

同時，瑪瑞昂伕夫和他的徒黨，也爭着作有用的詩。但因瑪意高夫斯基等人已經包辦了大部份，他們的努力方向，便轉向攻擊宗教走去。政府需要反宗教詩歌戲劇的時候，於是乎就找他們。瑪瑞昂伕夫誇他自己的詩是『真正俄國哥薩克的馬鞭(Nagaikas)，能有效的鞭打基督和聖母的身體。』後來蘇俄政府恐怕有反動份子滲入這些文字工廠，對於各種創作都加嚴格的審查，瑪瑞昂伕夫和瑪意高夫斯基的作品，便作爲審查的標準。因爲他們是真正的『芝加哥靈魂主義』者(Chicagoism of the soul)。

(四)『羣衆』(Mass)的追求

照馬克思主義講，文明是上層的建築，經濟是下層的基礎；有個人主義的文明，是因爲下面有個人主義的經濟。准此，則蘇俄現既已經實行大衆經濟，他的文明當然也要大衆來表現。上面講的三個文家，雖然爲革命出過若干的力氣，但仍是以個人代表羣衆(Mass)，不能算徹底的羣衆詩人。波哥達諾夫(Bogdanov)說：羣衆的詩人，要羣衆去做。

在波哥達諾夫領導之下，招集了許多『文字工人』，使他們聯合起來產生羣衆文學。蘇俄文藝刊物裏的署名，如『二十三人團』，『十四詩人團』，『利亞森(Riasan)村的詩團』，便是這一派人的著作。他們更把從來『重質不重量』的觀念拋棄，而以『多多益善』爲目標。『二十三人團』誇示他們在六月之內，產生了八十七首詩，二十四篇散文，十六齣劇。

同時，詩的傳播亦力求羣衆化。從前一個人讀給一部份人聽的辦法，現在改換羣衆在廣場上歌唱了。廣播留聲機尤其是一種傳播利器。在和白軍依烏登尼赤(Iudenich)作戰的時候，更利用這些辦法，傳播德米安倍德尼的軍歌，結果不但挑起紅軍戰鬪的情緒，並且對方軍隊受了感動，大批的投降過來。

但有一個不能諱的事實，便是作者如果是羣衆，則作品

裏的英雄往往是個人；作者如果是個人，反倒能够寫羣衆。譬如萬五千萬歌所描寫的乃是羣衆的痛苦鬪爭和勝利，並沒有個人參預其中。又加斯太波奧依（Stepnoi）的小說，奧倫波十月革命（The Orenburg October Revolation），牠的主角是奧倫波全城的人民，也沒有述到個人；薩色奧夫斯基（Sosnovski）的波加提工廠（The Bogatir Works），乃拿全工廠作爲一個有機體，而寫他們的痛苦，希望，和鬪爭。所以「羣衆」的追求，雖然熱烈，但還未有十分圓滿的結果。

（五）文藝會社的滋生

革命成功以後，普羅文學會社如雨後春筍的滋生起來。各有各的頭目，各有各的理論，都想把新文學的責任擔到自己肩上。雖然有枝節的歧異，但大部份都本着馬克思主義，思藉文字之力，創造組織新社會。描寫現狀的作家很少。

第一個應當提及的，是普羅文學促進會（The Proletcnlts）。牠在一八九〇年已有雛形，創始人是盧那加斯基（Lunarcharski）。克利羅夫（Krilov），加斯提夫（Gastev），給拉色穆夫（Gerasimov），當時都是會員。革命成功後，他們用全副的力量去打倒一切傳統觀念。然不久對於採取何種最有效的方法，發生了意見衝突。給拉色穆夫主張吸收資產階級的一切藝術成就，『建築比白峰山（Mont Blanc）還高的無產階級文學；』但克利羅夫深不以爲然，於是率領着列寧哥勒一部會員退出去了。

這個會，可以說很不幸運，牠始終在俄國沒有取到很高的地位。革命初年是他們建立功業的時候了，但『未來派』的詩人，擕着熟練的文學技術，已經把首領的地位佔去。促進會的會員雖然竭力攻擊這些『未來派』（The Futurists）有反動的嫌疑，同時他們雖然不久便倒下去，但促進會本身仍然沒有得到什麽收穫。牠的支部最多時有三百多個，然而意見分歧，等於名存實亡罷了。『未來派』倒後，各派此與彼仆，沒有一派能永久握着權勢。

『十月會』（"October"）的首領是羅道夫（Rodov），原本是促進會的會員，一九二二年新經濟政策施行後，他們不能和新意見妥協，便退出去，另組『十月會』，滋養澈底的創作。這一派是無產階級文學最左傾的一派，所謂『純潔正統派』，便是指他們。他們的刋物名那波斯圖（Napostu，意嚴防），因此有人叫他們嚴防派（The Naportovty）。

和嚴防派聯合，一致去攻擊反動派的，還有『春工』（Spring of Labor），『青年軍』（Young Guards），無產作家聯合會（Tsaristy Association of Proletarian Authors），等等。尤其是無產作家聯合會，牠的會員全是鞋匠，裁縫，木

匠一類的工人組成。常見的Tsapp 一字，便是該會名稱的簡寫。

『鐵工場』是值得我們單獨提及的。牠的信仰最堅强，攻擊『未來派』也最力，所以有人稱牠是無產階級文學的『精兵』，俄名Kuznitsa。鼎鼎大名的德米安倍德尼便屬於此會。

但所有這些會社，都屬於兩個總會：一個是莫斯哥作者聯合會，簡寫Mapp；一個是無產階級作家總會，簡寫Vapp。名人如杯色爾孟斯基 (Besylmenski)，羅道夫，斯外提羅夫(Svetlov)，都是Mapp的會員。

還有些所謂反動的會社，如『圓』(The Circle)，如『色拉比昂社』(The Serapion Brotherhood)，如『亞當派』(The Adamists)，等等，因爲他們的政治色彩太差，所以常是『鐵工場』和『嚴防派』攻擊的目標。但詩人扎密亞丁 (Zamiatin) 是屬於色拉比昂社。

（六）文藝專政

這樣的文藝專政，不久連忠實的黨徒都懷疑起來。渥羅斯基 (Varoski) 深恐其結果變成中世紀奄奄一息的『寺院學術』(Scholasticism)，他說：『浪漫的感情的革命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當拋棄專以激動羣衆爲事的文學，另創造適當時代的作品。』伯利維塞夫(Perevesev)更勇敢的說：『現在的無產階級文學，簡直是加以修飾的新聞材料，除了政治作用以外，和無產階級毫無關係。』

但此類意見，很少同情。政府出版所雖然也承認過『工人對於新詩並不感覺興趣，他們毫不了解詩人們說的是些什麽，』但他們仍然承認這些作品的價值。後來他們見所裏出版的新文藝，除了里背丁斯基(Lebedinski) 的星期尙偶有工人購買外，其餘簡直無人過問，於是爲節省經濟起見，也就暫時停止刷印新文藝作品，另轉方向向他處去。

政府出版所看出蘇俄的人民，還是大部不識字，所以爲使他們了解新文藝，非先剷除文盲不可。此後的出版，遂專注意初級教科書一類的東西，希望着有一天能够推行革命新文學。

但同時，各會社並未把創造無產階級文學的職務放下，依然鼓吹赤白鬬爭，挑動戰爭情緒，和初年的布爾什維克一樣的熱烈。『鐵工場』宣言說：惟有黨是眞正的組織，惟有黨是眞正的訓練，惟有黨是一切創造的原動力。『黨外的作者，便是脫離階級的作者。』

（七）澈底的文藝專政

從『鐵工場』的宣言，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了，或者入黨，或者永遠在被排擠之列。

然而入黨的困難和嚴格，又非常想可及。英國舉行選舉的複雜，不能及其十一。至於加入文學會社，又比入黨難十倍。只能作『機械的小說』，只能寫『鐵歌』是不行的；加上黨員的資格還不算是：每個候補人的父母，有時甚至於祖先，的出身，必須是工人而後可。所以 Tsapp 誇耀他的會員是清一色的工人。

此種辦法成立以後，從前的無產階級文學家和無產階級文化的首創者，經審查以後，都認為非真正無產階級，多少都帶點『白點』。萬五千萬歌的作者——瑪意高夫斯基——因此曾一度被開除黨籍。

主持文藝專政最力的，便是嚴防派。他們用盡了力量，去排擠中途加入共黨的作家，說他們是投機份子。會員瓦斯丁(Vasdin)說：『我們當然要利用他們，但除非加入我們的會社，我們不允許他們任何著作。』

這些文藝會社，雖然得到暫時的成功，但瑪意高夫斯基的才力，終究不可遏止的爆發出來，不但又加入了共產黨，並且還成立了『康夫特(Komfut)會』，和狹義的會社對抗。直到現在，還在那裏爭持着。

（八）共黨要人的意見

主義文藝專政者所要攻擊的，還有農村文藝派。一方面因為他們有稍久的歷史，在一八九〇年以後便寫革命文學，似乎近於傳統；一方面因為農村文學近於保守，多少帶些反動的色彩。

但列寧曾說：這些努力是無效的，在大部人民尚不識字之前，真正的無產階級文學，根本不能產生；人民委員（People's Commissar）盧那加斯基，和加門涅夫（Canenev），也深信此時創造新詩是空廢時間和金錢的事。但他們的激進黨徒不信。

（九）總結

這些文藝機關，和政府秘探部（O. G. P. U.）的關係，一天深一天。他們聯合起來偵察人民反動的傾向。此點初看起來，似乎是蘇俄文藝的不幸；然我們如果記着馬克思主義者怎樣的觀看文學和藝術的全部，也就無足奇怪了。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五月五日起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止





敵攻灤東察邊緊張

灤東敵軍曾於四月二十二日依陸軍省之宣言，自動撤退，此蓋因平津危急，列強注目，藉此緩和國際情緒，轉攻察綏。近以歐美各

敵軍誣我挑戰

國正集中戰債裁軍，日本政局方醞釀倒閣之際，現握實權之少壯軍人欲以軍事行動，轉移國內視線，故近日來迭次聲明，誣我挑戰以遂其慾。四日日陸軍省再度以當局者談話之形式發表聲明，要旨謂：「四月二十二日前後關東軍根據關內不進出之方針，而將軍隊撤回長城線。乃何柱國等軍再越灤河，接近長城，復出於「挑戰」之行動，對於日軍加以攻擊。現該方面之事態已陷於緊張而急迫。換言之，即日軍愈爲隱忍，則彼等愈爲增長，殊使「滿洲國」之國土防衛有陷於困難之虞。最近何應欽似頻對外國公使等進行斡旋停戰之運動，然認此乃係極卑屈之陰謀。關東軍前爲除去長城線之禍根，故加以一擊，然華軍之「挑戰」仍不息，爲此即再加以殲擊亦所不惜。惟爲尋求和平之最高最善的目的，多少之犧牲殊所甘受。」其有意尋釁，由此可知。

六日北平軍分會某要人發表如下之談話：謂日本陸軍省四日之聲明，顯與事實不符。蓋自灤東日軍撤退後，從四月二十一日起，復向我南天門陣地猛攻，激戰亘八日之久，所謂不進關內者，直是自欺欺人之語。且灤東之日軍雖然撤退，我軍仍扼灤河而守，僅有極少數部隊開往昌黎盧龍撫寧等縣城維持地方秩序。何柱國軍長所部，亦僅有小部騎兵維持鐵路行車之安寧，其步兵既未向前推進，何從對日軍加以攻擊？至謂何部長運動外使調停云云，尤屬毫無根據。蓋何氏在此僅負軍事上臨時督率指揮之責任，政治外交均由中央直接辦理，日方之爲此言，似含有其他作用云。

八日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復發表荒謬之聲明書如下：「我軍依照確保長城線之根本方針，將在灤東地區作戰之諸部隊召還長城線，乃華軍看清我軍不向長城內進出，遂改變輕侮的態度，在建昌營附近及其他各地執拗的挑戰。使第一線諸部隊無應戰之暇。不僅如是，在興隆縣方面，且已越過長城，侵入熱河省內，以威脅承德，並秘增便衣隊，使我軍疲於奔命。我軍隱忍迄至今日，認爲不能再甘受華軍之挑戰，決定起而加以大打擊，直至華軍喪失挑戰的意志」。至此灤東各縣，遂遭總攻。九日北平日使館武官室向旅平日僑發表一文件，其內容大體與關東軍聲明書相同。末謂

關東軍已令全軍向華軍開始總攻擊。至該軍是否將入占平津，則惟今後華軍之行動是視云。

八日日陸軍省發言人說明，在長城以南之新攻勢，目的僅限於令華方有悉，繼續作「挑戰」活動之兵益。該發言人稱，「中國希望誘我人進占平津，與列强惹起糾紛，但吾人無踏入此陷阱之意嚮」。又據日陸軍省消息，頃在華盛頓之宋子文氏致電國府，請勿談休戰，如能引日軍至北平，可希望使美國出面干涉云。



被告：『法官，如果你的裁判令我放棄贓物，我不能接受。』

（英報）

報告書之內容

國聯二十二國顧問委員會所究不承認「滿洲國」問題之小組委員會十日開會，討論國聯秘書處所擬定之報告書。該報告書經略加修正後通過，定本星期五六召集二十二國顧問委員會全體會議，將該報告書及小組委員會之建議一併提出討論。該報告內容指陳秘書廳並未奉有訓令，解釋「國家」或「政府」字樣之意義。但該報告指陳，國聯會員國，除日本外均擔保不承認現時滿洲之統治為具有國家或政府之地位。該報告建議，各國關於國聯大會通過之報告，應拒絕「滿洲國」參加任何條約，並應使用各國力量，使國聯非會員國，亦勿與「滿洲國」訂約。報告縱討論海牙草約‧非戰公約與日內瓦人道草約等條約，並預料「滿洲國」或將通知國聯秘書長，稱彼以中國領土繼承人之資格，認彼自身應遵守中國所締結之約章。報告對於此點，表示不反對此項遵守約章之行動，因此舉將不能視作承認。該報告又稱，財政封鎖，在理論上雖屬可能，但在實際，則殊屬可疑。因其同時將牽涉商務封鎖，除非將此舉擴充，及於日本，不能有效。故該報告結論，以為各國政府可以本身為限。該報告不主張承認「滿洲國」貨幣，并請商民採取同樣態度。關於護照問題，該報告稱，住居「滿洲國」境內人民，欲往國外者，無任何理由，不向其欲往國之領事館簽照。

灤東各地又失

敵於上月中旬占吾長城口各縣後，利用偽軍及李際春匪隸，滋擾所占各地，致旬日以來，戰區各地之民衆，流亡殆盡。日關東軍司令，於二十二日詭稱撤退占領長城以南各軍，但偽軍匪黨則初未隨日俱去

，吾軍不能坐視各縣人民受匪黨摧殘，乃用小部騎兵，加以驅逐，主力部隊初未同往。英商開灤礦務局爲維持營業，要求通車至秦皇島，由該礦英人往探日軍之意，日軍不允，而再邀吾軍挑釁。七日於桃林口・石門寨・建昌營・突然進攻，東起北戴河，西迄盧龍縣，開始大規模之戰鬥行爲。攻遷安縣之敵，由界嶺口方面進入，該縣由王軍張振彷師一營防守，遭受敵以密集砲火之轟擊。同日撫甯縣亦遭受由平榆大道西進之敵人猛攻。該城由翁照垣師一營防守，終因不敵敵人砲火之轟擊，兩城同於七日晚退出。盧龍縣與撫甯同在平榆大道線上，亦遭由建昌營北方南下之敵攻擊。該城亦由翁師防禦，敵步砲聯軍二千人，用大砲攻城，北面城樓及城牆均被轟



自作自受（上海字林西報）

毀，共發六千餘彈。九日晚間，吾軍亦退出城外，固守城西灤河左岸。占領撫甯之敵人，因盧龍另有日軍于八日南下侵略鐵路線，用裝甲車二輛，載運汽車十餘輛，向留守營衝來。該地有吾騎兵一團，北戴河亦有吾騎兵一團，因馬匹被敵裝甲車衝亂，乃退北戴河。敵人欲燬毀鐵道，經吾鐵甲車趕到衝回，僞軍同時進陷北戴河，吾軍退張家堡。九日上午占撫甯之敵，西進攻擊雙望鋪，下午亦被占領，敵有一部仍行西進，一面南侵，欲截斷安山鐵道線，至程家山一帶高地，被吾何軍阻住。敵人此次所取戰略，利用汽車快速移動，避去吾軍之主要陣地，專向弱點突進，故鐵道線上迄未發生大戰。晨昌黎會發現敵人汽車七輛，企圖入城，經吾騎兵迂迴攻擊，敵遂退去。一說業已失守。盧龍之敵十日午隔灤河向河西吾軍砲擊，似欲擊退吾軍，由石梯子地方渡過灤河，仍循平榆大道，向西侵略。灤州線吾軍所占陣地，正面過長，故兵力分散，不能集中運用，敵人乘此弱點，用集中力量，作突破某一點之戰略。使敵人達到渡過灤河之目的，則將沿平榆大道活動，彼時北甯線上之吾軍殆受左側翼之威脅也。十日晨樂亭縣境距灤河口約四十里之河面發現敵艦七隻。薊縣十日敵機六架投彈傷亡百姓十餘名，冀省腹地亦云危矣。

日來長城・冷口・喜峯口・古北口・興隆各方面時有小接觸，敵在興隆東區天主堂附近設飛機場刻在拉夫建築中。冷口之敵在建昌營西南上營地・老虎山・野花店一帶佈置防禦工事。古北口敵亦修築工事。八日到步兵一千七百餘人，野砲三十餘門，重迫砲二十餘門，大部在東西之間放列，坦克車六十餘輛，裝甲汽車六十餘輛，停於北關一帶，有向我進攻趨勢。十日敵機三架飛向密雲偵察，在寶格莊，何格莊擲彈數枚而去。

日偽軍襲察防

熱河失陷後，察邊頓陷危境。日軍志在必攻，近來益形露骨。彼既得多倫，又窺沽源。我方戒備極嚴。四日馮占海有電到平，報告在榆樹溝河灣退敵情形稱。偽軍二千餘名及日敵百餘，乘裝甲汽車二十餘輛，行至榆樹溝及東三道木頭，（在沽源東北）即與我孫團王團接觸激戰。我軍利用騎兵由側面包圍，敵受大創，勢不支，即向多倫方面潰退。二日河灣一帶（沽源東北）發現日軍騎兵二千餘名，裝甲車十餘輛，向我陣區猛攻，孫團長賀喜親帶騎步兵各一團，血戰數小時，被我軍擊退。又電謂四日郭家屯已被日偽混合之敵占領云。多倫之敵係劉桂堂崔新五匪軍，及日軍騎兵千餘人，合計不過萬人。六日該匪軍之一部由多倫向大梁底一帶前進，經馮占海部迎擊。現該處之偽匪軍仍麕集附近，築工固守，目下尚無續進模樣。某方視察沽（沽源）張（張北縣）專員，六日下午返平。據談敵攻察省計劃，現分三路，第一路由多倫直趨獨石口，由日軍自任主力。第二路由多倫直趨沽源，以逆軍爲主力。第三路則利用蒙匪繞攻康保張北，擾我後方。連日前方接觸，仍係零星探進，敵主要工作，正向多倫運輸，日內將發生總攻，沽源情形，日趨危急云。察境緊急以來察哈爾省府召開各縣代表會議結果，推派代表喬嗜冰·王紹庭·孟克德勒格爾·傅萃峯等四人，於九日來平，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請願，請求五點：（一）請即令派統兵大員統一軍事指揮。（二）請派精銳軍隊充實察哈爾防務。（三）限期收復多倫，以固察哈爾門戶。（四）設立兵站，使各軍隊給養有整個系統。（五）切實整理義勇軍，以免危害地方。何氏對代表談，允許即派有名望大員赴察統一軍事指揮，關於義勇軍則擬調集後方，予以切實整理云。馮玉祥氏僻居張垣，其部下尚有衛士三千人，馮氏每日召集部隊訓話，並親出視察張垣附廓形勢，頗有據土死守之決心。近來平津滬各地民衆團體或派代表或發函電，敦請馮氏出山，馮氏七日已分別覆函，表示堅決抗日之旨，對於個人進退，則未明說所以。又察省內部漢奸匿處，聞有已派使與偽國接洽者，馮氏對此，以兵力單薄，極爲憂慮，馮氏衛隊二千已於八日開赴張北協同佈防焉。

前湖南督軍張敬堯受日本收買，携帶鉅欵至平，收買流氓，企圖暴動，化名爲常世五，寓六國飯店有日。經愛國團體探悉，于七日入店刺殺，中二彈，張氏最後天良發現，不願洩露爲虎作倀之詳情，雖傷勢垂危，猶佯言觸電。遂移至德國醫院，於八日晚斃命矣。中國人謀害中國人，焉有永存之理，此乃漢奸之必然下場也。四月二十一日天津公安局捕獲偽國立法院秘書長劉恩格之妾劉睦氏及其僕人趙玉山二名，並搜得偽國立法院長趙欣伯致劉之函一件，內中指示劉氏勾集奸黨，自詡信望，承歡敀垣，爲虎作倀之巧計，函中所云足徵爲漢奸者之小心兢業，患得患失之苦狀也。

中美談判政治經濟

我代表宋子文受命赴美，於六日晚抵華盛頓，國務卿郝爾親自歡迎，當晚往白宮正式拜會羅斯福。羅氏約于八日在白宮午餐。與宴者有國務卿郝爾氏·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國務部遠東司長洪貝克·上議員畢德門·國務次長費利浦·及其他要人十數人。餐後，羅氏與宋部長及與宴諸人會談關於中國經濟問題，對中國政治穩定問題，亦曾論及。羅氏認中國之政治安定，爲遠東經濟恢復之前提。關於中日滿洲戰爭，僅作正式之討論。據稱

羅氏亟欲諦知提高銀價後，對於中國國內外貿易之影響。嘗宋氏赴白宮前，總統會召參院外委會主席畢得門密談。畢氏爲白銀派中堅，曾一再進言總統，改善白銀地位後，可早獲美國對華貿易之進步者也。現畢德門與其他白銀派議員將俟總統與宋氏交換意見後，立即會晤宋氏，商詢銀價對於中國之影響。八日參院已通過韋勒決議案，訓令倫敦會議美代表，設法訂結復用白銀爲貨幣之國際協定，此舉亦足以開啓美要人與中國代表討論之門戶也。九日早宋羅等二次會談，討論銀價及重要經濟問題。國務卿郝爾．上議員畢德門．國務部遠東司長洪貝克，及著名經濟學者瓦德爾及陶錫格，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亦參加會議。提高銀價之方法，爲會議中談話中心。午後宋施二氏，復在白宮與總統羅斯福會談，白宮會議後，發表公報，謂，「總統與中國財政部長以積極及圓滿之態度討論若干重要經濟問題」云。

中日俄爭中東路

日再警告蘇俄

中東路問題，僞國通牒俄方，限五月十二日前退還携入俄國之機車及貨車，今將屆限期，俄方仍無履行意嚮。五日僞國政府交通部鐵道司長森田由長春至哈，與中東路督辦李紹庚，就四月二十八日由俄方代表庫玆尼闊夫氏所致關於該路所有權之俄方抗議書，議妥答復辦法，內容大體如下：㊀中俄協定，係俄國對華加以壓迫之結果而成立者，故不應以該項協定爲根據，而視該鐵路爲俄方所有物。且該路共同管理權及所有權，亦非屬於一方的。㊁俄方雖依據中東路與後貝加爾路間之貨物直達協，謂對傾滿洲里爲違法之舉。但該項協定，僅係關於輸送大豆者，且屬於一種暫定的。㊂在中東路建設契約規定上，雖規定有貨物直達輸送之權利，但此僅係就中東路與烏蘇里間之直達輸送而言，並未與後貝加爾路間訂有此項協定。㊃俄方對「滿洲國」政府於四月十二日要求在一月限期內，退還携入俄領內之中東路機車及貨車事，迄今尚未表示誠意，用特再事警告。㊄設俄方不於五月十二日之期限以前，退還其所要求之機車與貨車，則將出於斷然的措置云。六日中東路理事長李紹庚致函蘇俄副理事長庫玆尼闊夫，說明「滿洲國」態度。

近聞日本駐莫斯科大使太田已與蘇俄外委長李維諾夫暨副委長加拉罕之間，開始談判中東路問題，蘇俄駐日大使猶列諾夫亦與日外次有田進行協議。四日有田與俄大使會談席上，有田曾提議召集三國共同委員會，討論解決三國間諸懸案，俄大使約定請訓本國後答覆，惟本人殊表贊成。日方傳該項委員會之構成及職能大體如下：㊀爲解決現下俄日「滿」三國間一切懸案，特設置三國共同委員會，從事討論。㊁該項委員會之正式會議，於東京召集，而小組委員會會議，則在哈爾濱．滿洲里．綏芬．海蘭泡於必要時隨時開會。㊂委員會之構成，本會議由有田或東鄉歐美局長猶列諾夫大使及丁士源「公使」等組成。小組委員會會議則由現地之俄日兩國總領事或領事及「滿洲國」代表組成。㊃委員會處理之事項包括下列各項：(一)滿洲里方面之蘇「滿」國境線確定問題。(二)關於綏芬國境之不法侵入事件，及其他國境附近發生之一切紛議，予以解決。㊂中東鐵道問題。㊃松花江航行權問題。㊄委員會之召集，俟僞公使丁士源到任後從速進行。九日蘇俄大使猶列諾夫又訪問外次有田詢日方對「滿」俄組織邊事聯合委員會提議，具有若何確定計畫，據聞有田答稱，日本尚未擬定確定計畫，但建議該

委員會之職權，應爲㊀釐定邊界，㊁解決界爭，或其他意外事件云。然此項組織，即使實現，亦未能有圓滿結果，故日俄雙方仍存戒心，以防不測。現日軍在北滿一帶聯絡白俄及就地土匪已達五六萬人，一切接濟均由日方担任。使向俄邊擾亂。蘇俄政府爲防日滿軍之不宜而戰，襲取東鐵起見，已在海參崴伯力赤塔阿穆爾等處增加赤軍九師團，飛機二百餘架，謀全力於沿海州方面之警備。魯斯其奧斯特洛方面之砲壘，業已完成，已陸續集中兵力。此次復派遣陸軍大學之多數士官與全俄中央執行委員以及德國軍事專門技師等赴沿海州。陣容森嚴，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我方禁俄私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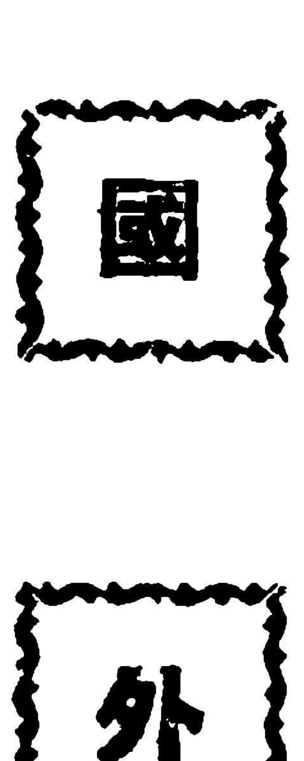
自吉林被佔後，外傳蘇俄鑑於中東路已失效企圖售與日本，東京電傳據稱俄外委長李維諾夫提議，將中東路出讓與日本或「滿洲國」。或問以此議等於蘇俄承認「滿洲國」。李答渠深知此意，惟俄未加入國聯通過不承認「滿洲國」之決議，故無阻礙。李維諾夫曾請日本從速答覆，是否準備談判購買中東路。日政府發言人謂日本倘若决定購買，當先看准俄方之提議，非有其他作用，惟俄既有此提議，對中東路問題，似已十分重視。聞俄擬以三萬萬金盧布出售，日方願考慮以八千萬日金，購買中東路，分四期付欵，其中並包括貨物云。我外部八日訓令顏大使，向俄政府聲明，關於中東路事，非得中國政府許可，不得作任何處置，違反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規定。八日下午外羅晤駐華鮑使，作同樣聲明。九日我外部發表正式聲明如下：關於中東路之地位與管理，最近似見發生某項問題。中國政府茲特鄭重聲明，認爲僅中俄兩國在該路享有合法權益。中國在該路之權利，絕不以任何方面之行動而受絲毫之影響或損害。至任何方面無合法地位或非法佔據該路經過之地域者，其行動自更不足以影響中國之權利。關於中東路之一切事宜，應繼續依照一九二四年中俄兩國所訂之協定處理，由中俄兩國取决，而不容第三者干涉，自不待言，任何新訂辦法，未經中國同意者，自屬違犯前項協定，應視爲無效。中國政府絕對不予



貨美價廉 （上海字林西報）

承認云。我駐俄大使館十日發表顏大使九日爲中東路問題致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之備忘錄，其內容係根據外部訓令，聲明關於中東路之一切事宜，應依照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辦理，由中俄兩國取决，不容第三者干涉，任何新訂辦法，未經中國同意者，中國政府絕對不予承認。僞國對俄出售該路之態度尚未决定。惟僞國當局之意見大體如下：㊀中東鐵道之財產

，並非俄國所有，假使出售，其購買之當事者，當然為「滿洲國」內之一營業機關之中東路當局或「滿洲國」。然「滿洲國」目下正銳意於建設事業，殊不欲為收買中東路而支出巨款。㈡蘇俄放棄遠東諸權益之意志，已由加拉罕之宣言（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表明，且依照奉俄協定之條文，中東路亦於將來無價歸「滿洲國」所有。總之，假使俄國以賤價出售，「滿洲國」似亦不能即時予以收買云。八日法駐日大使瑪爾泰訪問外次有田，查詢華北情勢，日俄滿共同委員會及中東路讓賣問題等。旋瑪大使特別對於中東路問題作左列之說明，喚起日當局之注意：「法國於道清銀行設立之際，投資金額佔其資本金五百萬盧布之八成，而中東鐵路之建設，該銀行曾出鉅額資金。故中東路問題之解決與法國有極大之利害關係，希望對於法國之利害，加以充分之考慮」云。有田答，「關於中東路問題，雖由俄方提議用政治的手段解決，但決未談及具體的內容」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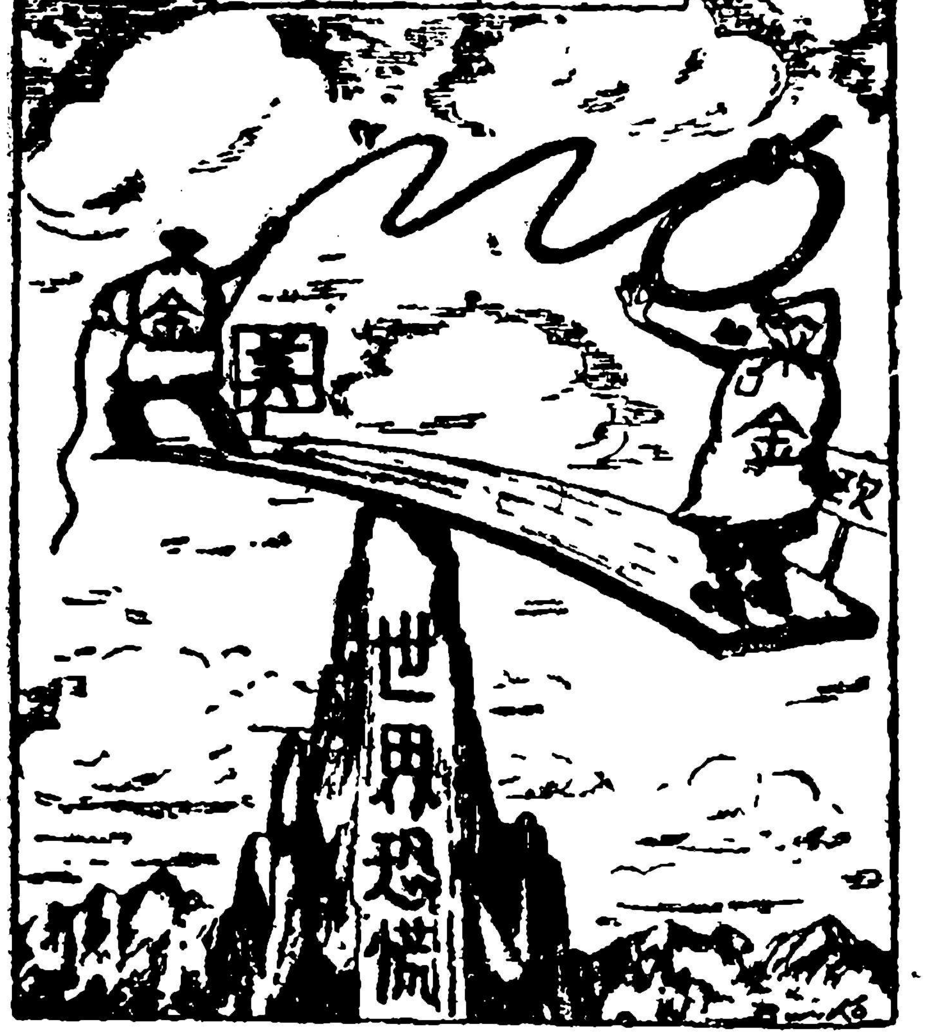


關稅休戰成立

各國首揆，前後在華府會談，決定六月十二日舉行世界經濟會議，同時美總統羅斯福建議在開會前及議會中各國停止一切新稅則及進口稅則，即所謂實行關稅休戰協定。各國對此態度不一，英國首先表示消極。

英

首相麥克唐納四日在下院報告其近在華盛頓與羅斯福總統談話之情形。謂「吾人對會議中將討論之問題，曾作詳細之討論，包括關稅問題，額定制度，匯兌管理，與安定國際貨幣等。對關稅休戰問題亦經考慮。但並未成立確切協定。關於關稅休戰建議引起之爭論，余感覺在職責上，應指出英國與已經採取高稅率國家地位不同之點。余乘機向羅氏充分說明裁軍方針之大要。吾人並談



歐美債務與金貨・（英報）

及關稅問題，以坦率態度，研究此問題之各方面。此項意見之交換，特別重要，因其曾提出一切歧見之詳情。 項歧見，不僅須在最後解決時，獲得妥協，即在目前，亦應予以處理也。余雖歡迎在會議期中，宣佈關稅休戰，但曾經說明，在應用時，須顧及各國地位之不同。此點頗為合理」云。美當局對此極抱遺憾。九日赴歐美代表挪門台維斯氏奉國務卿赫爾氏之新訓令，復向英政府交涉，接受羅斯福之建議。十日遂得英國允諾，因此

該案事實上已成立，故在國際經濟會議開會前，現行關稅將不更改。惟相信羅斯福將進而延長關稅休戰之期日，俾國際經濟會議開會中各國仍維持現行之關稅云。八日美上院通過上議員惠勒氏所提出之決議案。請羅斯福訓令出席六月十二日倫敦之世界經濟會議美代表，締結一項鑄銀幣之國際協定。羅斯福已確示銀問題及穩定並增加銀價之方法，在世界經濟會議日程上，將占重要地位。

義

使五日與羅斯福及郝爾兩會商時，郝爾即將台維斯氏擬在倫敦會議提出關於關稅休戰之美國政府宣言，提示義使。義使表示，各關係國如能贊成此項休戰提案，義大利方面亦不能加以接受。義使指稱，此項提案，非單純兩國同意所能濟事。最近義使語羅斯福總統曰，際此美國政府企圖，救濟全世界經濟恐慌之時，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主張解決擾亂世界之政治問題。大使結束時宣稱，修改條約之重要性，初不亞於關稅競爭之休止云。

法

總理戴拉德與赫里歐六日會談兩小時後，二人對法美關係之各問題，發生歧見。赫氏謁見賴伯倫總統，不允發表談話，據赫氏離總統府時向記者談：「余前此非正式赴美，今向總統報告談判經過。余希望政府以全部自由，加以決定。余即赴里昂原籍，余前致政府之電報，即為報告，余任命已行結束，即恢復平民之自由。此種語氣，可為與當局不合之佐證。八日電訊，法政府對於關稅休戰，在原則上贊成，當然無疑，惟以一切國家均能實行為條件。關稅休戰問題，在倫敦遭遇困難，一般人由此推測，法國關於此事之最後決定，多少或因英內閣之態度而停頓焉。

德

國代表薩赫特與羅斯福總統六日開首次會議，薩氏擬對政治問題，成立一種協定，對經濟問題則無此意。蓋德國方面認為對於某種問題，而影響於德國最為深刻者，實有成立協定之必要。就經濟問題之立場言之，一般相信薩氏殆已接得德政府之訓令，囑其贊成一切傾向於減輕關稅之動議云。



我們是否再開會議討論如何救這個女人（文明）（英報）

日

本政府於六日電倫敦，接受關稅休戰提議，惟以各主要國一律接受為條件，如任何國拒絕接受，或破壞關稅協定，日本對該國亦無履行協定之義務云。

中

十日宋子文在華府表示，我國對於關稅休戰及美國對銀價政策，皆表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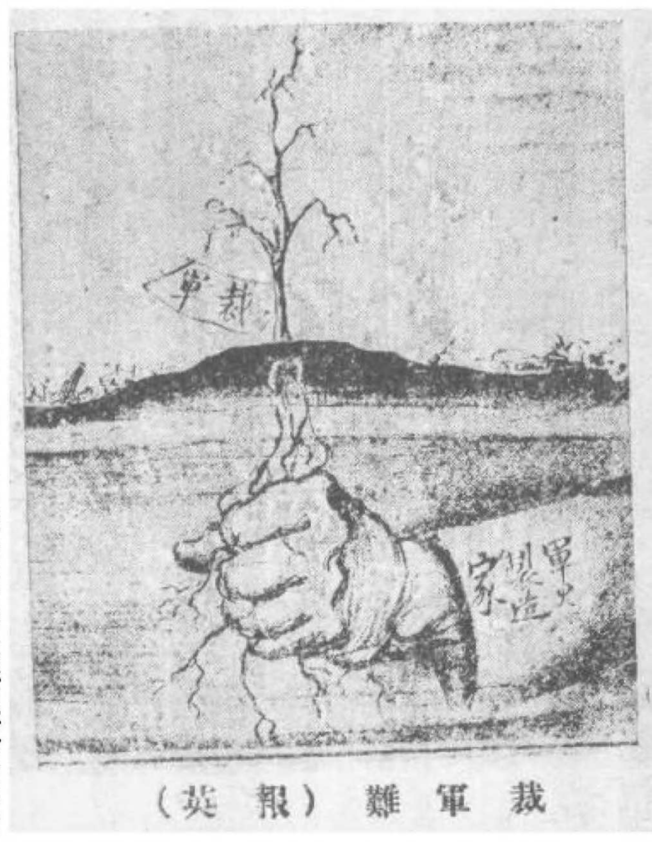
戰債問題混沌

戰債問題與經濟會議能否圓滿之主要關鍵。債權債務雙方均在籌劃政策。美總統羅氏頗欲與債務各國成立協定，進行兩便之談判，羅氏將向國會要求無限權力，以便處理關稅問題，及六月到期之戰債事宜，而使世界經濟會議，進行順利，不受梗阻。萬一國會障碍，無法通過，羅總統則將一方催促償付，一方則以私人資格，向債務國表示。即使到期不付，亦不影響美國對經濟會議之政策，及以後戰債問題之交涉。

七日「紐約時報」記者稱：羅斯福氏現正忙於內政改革，須俟該項改革完成後，始向國會提出戰債問題。據接近總統之顧問稱，羅氏將於國會閉幕前，向其要求特權，處理戰債問題。目前緊要工作，在總統之意，莫過於訓練人民，使其瞭解對於戰債讓步之重要。九日國務卿郝爾宣稱，美國願以修改戰債問題與世界經濟會議中各問題，同時討論。但郝氏主張，修改戰債之談判，必須與世界經濟會議日程，完全分開。五日，有上議員數人會致書總統，警告其在進行戰債問題前，應徵求上院之意見，如不徵求意見，欲對現存之戰債協定，有所改變，徒招失敗。上議員無人承認曾發此信，但稱白宮方面，確曾接有此信。聞民主黨首領對於羅氏將來在世界經濟會議所有關於戰債之提議，不論為取消或減輕，甚至暫時緩付，一概強烈反對焉。

裁軍會議僵化

麥克唐納提出之裁軍新案，德國始終不滿，曾提出修正，力主廢止潛艇。德國水面艦隊直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亦不得超過原有限制。德國將僅建造新艦一艘，以代替一「老廢」主艦。關於空軍，德國主張於半年以內，將所有海陸空軍材料毀除一半，其餘一半則於下年廢除之。至戰時管理民運飛機，德國已準備接受焉。四日英代表艾頓與德代表那多奈會商議一種折衷辦法。允許照正式軍隊百分之幾，設立武裝警察，此項折衷辦法，四日下午已為裁軍會議總委員會採納。法代表馬希格里聲明關於此事，必俟歐洲軍制統一案被採納後，始能為確切決定。九日審查委員會德代表勃林堡聲稱，德政府根本反對歐洲軍隊一致。要求於過渡時期內，德國之陸軍制度，可以短期服務為根據，加以更改。十日裁軍會軍力專家會開會，發生劇烈爭辯。義法兩國代表，為計算半軍事組織軍力之辦法，舌戰甚力，義代表主張在十八歲至二十二歲間之義大利青年軍，應將其作為二千人計算。法代表稱，應將其作為二萬四千人計算，此議付表決時，贊成法方主張者七票，反對者五票，嗣法代表提出德國軍事地位，考慮鋼盔軍問題。波蘭與捷克代表贊成該軍，純係軍事性質。德代表強烈反駁，謂德國因凡爾賽和約造成之狀況，不能不有此項組織，以與共產主義奮鬬，維持秩序並改善失業問題。十一日德裁軍代表紐拉斯在日內瓦德國[illegible]報發表一重要論文，表示裁軍問題之衝突，頗少妥協希望。氏稱「不論為一般的限制或為在英國計劃下削減軍備，吾人被迫將完成吾人之軍備」云。此種僵局因美國完全同意英國計劃或將影響德國反對英案之態度焉。



裁軍難（英報）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五月五日起
至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止

五月五日　星期五

▲日軍由冷口建昌營再入遷安盧龍迫我灤東。

▲中央決暫於冀察兩省設立戰區救濟委會。

▲農村復興委員會在首都開首次會議。

▲日答覆俄抗議，堅請退還車輛。

五月六日　星期六

▲日軍迫我撤退灤東部隊否則大舉進攻。

▲何桂國由平返防。

▲北平軍分會開臨時會。

▲出席華府會議之我代表宋子文氏今日抵美京。

▲劉珍年企圖異動在杭被扣。

▲日土通商協定延期三月自今日起實行。

▲德國柏林學生會開始搜查圖書館焚燬「非德國」的書籍。

▲義俄商約在羅馬正式簽署。

五月七日　星期日

▲灤東敵軍進攻撫寧。分三路擾我側背。

▲馮玉祥覆函各團體主張與敵一拚。

▲馬占山由柏林赴羅馬謁張學良。

▲遼東義軍活躍。

▲漢奸張敬堯在北平六國飯店被刺，翌晚死。

▲美民主黨表示反對削減或緩付債款。

五月八日　星期一

▲東線日偽軍總攻灤東。

▲日關東司令部發表荒謬聲明，誣我挑戰。

▲留守營被佔。

▲馮玉祥衛隊開赴張北協防。

▲張厲生電辭華北政委。

▲宋財長與美總統開始談判。

▲外部訓令駐俄顏大使向俄政府聲明不得私售中東路。

▲甘地被釋出獄。

▲法駐日大使訪日外次有田訪中東路事。

五月九日　星期二

▲林主席由京赴西安謂為督促西安建設。

▲外部關於中東路正式聲明反對任何一方處理該路。

▲宋子文羅斯福二次會談討論提高銀價問題。

▲英相麥克唐納在下院講說國際問題，滿意美國參加諮詢協定。

▲美再促英國接受關稅休戰協定。

五月十日　星期三

▲敵軍圖渡灤河西犯。

▲敵機轟炸密雲及薊縣。

▲熱赤圖北犯。

▲俄駐平津總領事巴爾闊夫抵平。

▲國聯小組會通過否認偽組織之報告書。

▲宋代表在美談願與美國密切合作，並贊成關稅休戰協定。

▲關稅休戰案成立。

▲巴拉圭與玻利維亞正式宣戰。

五月十一日　星期四

▲南天門空前血戰。

▲敵機飛北平偵察散荒謬傳單。

▲灤東陣線平靜。

▲馮玉祥談願隻身抗日。

▲達賴代表呈請取消班禪之西陲宣化使名義。

▲吳佩孚遣散軍衛隊千餘人。

▲蘇俄否認出售中東路。

更正第十八期

什公詩待役誰言尚可居尚誤作不字

論評選輯

美國究竟如何?

宋部長子文，昨已過芝加哥，計日內即將與羅斯福總統開始談話。吾人不知美總統招請中國代表所談何事，亦不悉我代表奉何使命。惟由常識判斷，至少有兩大問題須乘此時機，得到美政府眞確意見。

第一：中日問題。下月開會之世界經濟會議，無疑的將牽涉世界各種重大的政治問題。如安全保障及縮軍，其性質純屬政治範圍，而此次經濟會議，顯將與以解決。誠以經濟與政治，根本上不可分，國際政局不安定，焉能打破經濟復興之障礙？此必然之理，無待剖析者也。美總統招請中國代表，預商關於經濟會議之事，中國於經濟會議，凡能力所及，自願協助其成功。然中國目前已受日本嚴重的武力壓迫，非戰公約，九國公約，俱事實上被其破壞，中國於討論一般經濟問題之前，勢須先問美政府，對現在中國所受分割及戰爭之禍，究作何觀感，有無行動？此又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也。夫稍有常識之中國人，想無人期待美日之戰爭。中國受侵略，而冀他人流血以爲我助，此種不仁之思想，中國民族尚不至保持。雖然，世界秩序與平和，各國皆有維持之責，美國於遠東，尤有傳統的深厚關係，而非戰公約，九國公約，美國尤爲發起之國，而今者該兩約被破壞如此。中國之完全及獨立，日受嚴重威脅，而不知所屆，則今當中美間討論經濟會議問題之時，中國當然須先問美總統對現在之中日問題，畢竟作何感想也？夫過去一年半，美國亦嘗盡力於斡旋或勸告，然不幸未生效果。今者不惟中國四省被占，且日本之武力侵凌，復超越於彼自身所謂「滿洲」範圍之外，是畢竟美政府對兩大公約，尚有無維持之方法？畢竟旁觀坐視至如何程度。抑將事實上旁觀到底？凡此皆關係遠東今後之全局，及中美今後相互間之地位，甚爲重大。吾深望宋代表此番必須得到眞確之答覆而歸也。

第二：經濟問題。夫就純粹經濟範圍而論，亦有欲得到美國之眞確意見者，即美國今後對於中國之經濟建設方面，畢竟有無援助之意志及準備？使其有也，其程度如何？辦法如何？按中美號稱友好，美國對我確隨時表示關切，惟就過去經驗觀之，如投資貸款一類之事，美國甚不易見諸實行。或者以爲中國信用不佳，故募債棘手，然美國對外投資借款，聞共達一百萬萬金元以上，而其中償還之不確實，或聲明不償還者，實占其大部分，歐洲戰債，即屬此種。蓋除英國外，一般毋寧以爲不還是當然，償還爲異例。是則中國於外債之信用，尚不至如是也。中國今後勢須大舉爲經濟之建設，其須要協助，絕不必諱。往者國聯方面有初步之擬議，夫國聯

經手亦佳，然世界金融中心在美國，美國不援助，其事斷無成理。此次美總統爲經濟會議事，召中國與會，其重視中國在將來世界經濟上之地位，可以想見。然而言經濟，中國目前，乃待援助者，非能援助人者。事實如此，不可諱言。吾願宋代表一問美總統，畢竟美國能否在經濟會議席上，約同各主要國，設計一種援助中國經濟建設之合理的計畫而實行之？吾以爲此點亦關係甚重，蓋中國今後，勢須加緊的邁進於建設，而其初時，勢須藉到若干資本技術之援助。有無援助？誰是援助者？中國在最近期內，必須得到一結論也。

（錄五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

英人心目中之東三省門戶開放（夢蕉）

自國聯決議不承認日人製造之僞組織以後，於是日人惱羞成怒，有欲使其傀儡，施行下列兩事，以爲報復之說，一則歐美人入境，取限制主義，須領取入境護照，一則對於歐美，認爲無條約之國家，須差別課稅，前者聞已定有辦法，後者尙在傳說，英下院以此詢其政府，而彼政府之答詞謂東三省開放門戶政策之保持，載於條約，此項傳說，如見諸實施，則顯然與條約抵觸，英政府將採行任何可能之步驟等語，國聯所持不承認僞組織原則，本爲一種寬泛無聊之辦法，使無術以善其後，則日人掉臂游行，絲毫不感困難，而各國或且到處陷入窘境，將不得已改變態度，蓋日人之所以暫時需要各國承認僞組織者，不過用爲目前數年之烟幕彈，使本問題經此承認之一滑稽劇，中國與各國，失其對日爭議之目標耳，自日人另一方面之利害論，則僞組織者特一寄生虫耳，彼之外府耳，其最終目的，必併此名義而消滅之，正式歸入彼之版圖，繼彼倣之朝鮮，乃皆覺悟，日人之野心計畫，惟以其爲國際團體之一員，故事前須要求國際認許手續，日英同盟最後一次之改訂，即爲此也，國聯於僞組織既不承認其爲國家，他日日人正式併合之際，更少阻礙，故各國目前之不承認，於彼雖暫時失其利用之點，而究無大礙，何則日人儘說一切，欲如何則如何，本不以承認與否爲輕重，至爲將來計，彼寧以國際之不承認，爲於彼有利也，新國家之所以須國際承認者，一則可以利用外交上之影響，一則可望得國際財政之援助，僞組織生息於日人鐵蹄之下，本不需外交之需要，至於財政援助，爲日人所包辦，即使日人自顧財力，有未能顧及之際，亦僅可由日人名義，代向歐美市場，募集公債，何所需而必求國際之承認，故不承認之議決案，除卻於正義上之理由外，其餘在受者一方面，可謂不感任何苦痛，然日人卻轉得以此操縱各國，蓋國際既未承認僞組織爲國家，關於條約上之義務，彼僅可聲明不負履行之責，因國際之權利，與國際之義務，固相爲對待也，英人所謂採行任何可能之步驟者，吾意亦聊以慰藉其國人之詞耳，蓋彼如得止僞組織之在外募債，則彼固有法以避免，如重稅東三省出口之特產，以爲報復，則操利權而販運者爲日人，日人僅可謂僞組織之事，於彼無與，牛莊之英僑，爲匪所擄者二次，而英人卻未能以對待臨城劫車案之態度，對待日僞，即此一端，足爲吾說之佐證，表示外僑今日在東省所處之窘境，況今日東三省門戶開放之一語，早成爲過去名詞，即使無差別之關稅，而今日執政柄者爲日人，司關務者爲日人，三省運輸，夫盡在日人掌握，日滿經濟統制之聲，喧於日人之口，而僞組織又有國防生產事業，不在門戶開放之列之語，若謂條約有效，宜言有效，則試看日人之所

待中東路者何如，所謂中俄協定，奉俄協定者，如視之何嘗有一顧之價值，關稅即不明定差別之制度，而彼僅可運用種種政略，以施其壓迫，字林西報嘗載哈爾濱通信，記述日關員苛征英貨之事，謂今日之東三省，除非日人所不能營之商業外，其餘直無從立足，是故英政府於今日東三省狀況之下，侈談門戶開放，亦太昧於日人之政策與遠東之眞相矣，吾爲英人計，今日所處，祇有兩途，非令僑商退出東三省，則祇有從根本維持九國公約入手，使中國在該地之主權，仍能行使耳，何去何從，其熟圖之。

（錄五月四日上海新聞報）

◇　◇　◇　◇　◇　◇

「五七」的十八週年

十八年前的今日，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這就是所謂的「五七」國恥紀念。二十一條的內容，在民四時候看起來，很夠嚴重。在今日國家環境中，回顧「五七」，國權損失的程度，國家恥辱的程度，過去與現在對比，說著實九牛一毛。「五七」國恥的事實，此日實不值追述。「五七」第十六週年後，竟有「九一八」事件發生，「五七」第十八週年的今日（「九一八」以後十八個月的今日），國家依然成此局面，這點實值得國人深切的反想。

今日我們首先應反躬自問的問題，此日國家成此局面，是老年人的責任，抑中年人的責任？吳稚暉氏前數日談話，認今日國家局面，老年人應負責任。甲午戰事，蔣委員長彼時亦不過七歲，似不應負責。吳氏此說，實過分替今日一班中年人解脫。甲午而後，有民國四年的「五七」國恥，六十以上的老年人應負責任。「五七」國恥以後，有「九一八」事變，在今日中國局面，三十以上的中年人應負責任。「五七」至今已十八週年。今日的中年，實彼時的壯年。彼時一班壯年人，果眞知恥，果眞立志，十年生聚，十年教養，報仇雪恥，此其時矣。最低限度，此日國政不應比十八年前更腐敗，此日國勢不應比十八年前更虛弱。然而事實確與此相反。從前日本不敢明目張膽採行的武力侵略手段，今則毫無顧忌，一意採行。不止如此。敵人對中國，其氣勢逼人，遠過歐美各國對付殖民地。敵人此日在中國，直要如何便如何。惡劣程度，遠在民四時候之上。這種恥辱，實中國一切中年人自招自取。此日恥辱，中國一班中年人實負全責。在全國中年人中，掌握國家政軍權的一班中年領袖更負全責。此一班中年人，固曾身親目見「五七」的事實，此一班中年人，又已擔負了生聚教養的責任。此一班中年人，何以不臥薪嘗膽，此一班中年人何以『在其位不謀其政』，此一班中年人何以紓實國力，提高民生到這個地位，此一班中年人何以使貪贓毀法的政治，使舞弊營私的政治，使鴉片公賣的政治，使土匪橫行的政治，一切靡濫而愈烈？在國家法紀上，在社會治安上，在懲治貪汚上，在禁絕鴉片上，以今日比袁世凱的民國四年，往日直成三代盛世。內政不良是今日外辱進逼的原因。這一切都應由一班當權在位的中年人負責。

拿破崙死的那一年，是畢斯麥生的那一年。畢斯麥並沒有看見拿破崙蹂躪德意志。畢斯麥立志報仇雪恥，因有一八六零年德軍進巴黎的壯舉。德軍進巴黎的時候，福煦，克理猛梭這一班人，都是孩童。能知恥，肯立志，他們又有一九一八年的勝利。照這樣看來，「五七」以後十八年中國今日依然成此局面，是整個國家的中年人，不能知恥，不肯立志。是一班中

年人中，只有亂國誤國的罪人，絕無建國興國的英雄。這是紀念『五七』的今日，一班中年人應有的覺悟，一班青年人應有的認識。

其次，因『五七』紀念，我又連想到目前國家對外的政策問題。『五七』十八年後，中國仍成今日的局面，因此令我們在對外上，對所謂的忍辱負重的「等待」政策，根本失卻信用。過去的經驗，叫我們相信中國人已成麻木的民族。非有大刺戟，不足有真興奮，非有澈底的破壞，不能有澈底的建設。此日對外上，所謂的生聚教養，所謂的臥薪嘗膽，所謂的『留雪恥機會』，所謂的『留人民生機』，都是偷安苟活的掩飾詞。在我們看來，中國人國恥愈多，志氣愈薄，國恥愈深，志氣愈弱。中國人對國恥，似已習慣成自然。『九一八』到現在，不過十八個月，熱河失陷，舉國上下，微現驚恐而已，多倫被佔，則國人坦然若無事。臥薪嘗膽云乎哉！報仇雪恥云乎哉！在今日中國愈倡導隱忍，愈養成國人的奴性。胡適之先生在獨立評論上，有『我們可以等五十年』的議論，此說甚危險。甲午後等二十年，而有『五七』的二十一條。『五七』後等十八年而有東北四省的淪陷。由今再等十年，國更不知成何局面了。置之死地而後生，逼國人都入死地，偷生怕死的人，或有死裏求生的決心，這是我們對國人的觀察。這又是我們今日的感想。

（錄五月七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非戰公約之補充協定

美國新任總統羅斯福氏就職後，一面以權宜手段，鎮定本國金融風潮，一面以協商形式，邀請各國當局會晤，其志蓋欲於全世界不安之潮流中，卓然有所建樹，規模氣魄，可謂宏大無垠。查羅斯福本與美國前任名總統羅氏為同族，其夫人係羅氏姪女，方其少年時代，親炙羅氏之薰陶；洎夫馳逐政海，則受知於威爾遜總統，論者謂其理想近於威氏而霸才頗傳羅氏之衣鉢，非無據也。英揆及法代表，與羅斯福晤面之後，業已返歐，中國宋子文代表今日當與羅相見，日本代表石井等不日亦可抵美，爾後世界視線，益將集中於遠東。然而，吾人深信中日問題，非僅遠東局部關係實一世界問題。故各國大政治家，必與世界其他懸案，同謀解決，觀於日本盛傳之非戰公約補充協定，從可知也。

按歐洲大戰之後，各國創痛鉅深，夢想永久和平，乃設國際聯盟，為之機樞；嗣以美國未經加入，故於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經美國之提倡。簽定九國公約，其主旨亦在求國際和平之保障。後二年英國勞工黨內閣與法國急進黨內閣成立，曾草定解決國際紛爭之議定書，國聯大會，業有成議，而英國政變，內閣更替，其事遂寢。一九二六年有洛迦諾條約告成，使戰敗國而向受不平等待遇之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許其立於平等地位。一九二八年復由美之克洛克與法之白利安商訂非戰公約，由並世諸國，先後簽字，相約不以戰爭為遂行國策之工具。以上各種條約或協定，皆因國際聯盟，機能未備，實力不充，尚不能發揮維持世界和平之真正力量，故特以種種文書條款補充之。顧自九一八以後，中日紛爭，日趨嚴重，日本明知國聯盟約與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未有強制執行之力，故敢於蔑棄正義，弁髦公意，置歷次議決案於不遵，最後且宣告退盟，在中國愈益侵略，逕情冥行，甘與世界為敵。適歐陸方面，本有許多問題，難於解決，自經日本破壞，國聯機構，更見動搖；尤要者為裁軍會議，勢將瓦解，各

以對國有識之士，怒焉憂之。英相麥克唐納爲有遠見深思之政治家，固知安全保障爲法國防德之絕對要求，亦爲加强盟約權威之必需條件，故於三月十六日提出裁軍草案於日內瓦，首列安全一節，謂：『此節係以巴黎非戰公約爲根據，加入裁軍協約之國家，大部分爲非戰公約簽字國，故在協約中應聲明：凡違犯公約之戰爭，即爲一牽涉全體簽字國之問題，並等於對每一簽字國違背義務之舉動。是以在協約中規定遇有破壞公約之情事，或破壞公約之威脅時，經五個簽字國之請求，其中至少應有一大國，即應召開協約簽字國全體會議，此項會議，得由國際聯盟召集之，但會議之決議案，必須經列强之全體，及其他國家之大多數同意，始得通過。此種會議，如係因公約有破壞之威脅而召集，則其目的應在議定應付此破壞行爲之辦法，倘使此破壞之事實業已發生，則會議目的，即在斷定應負破壞責任之一造。各簽字國間所成立之局部的協定，應一併加入本協約內，俾會議時不致有所隔閡，而便利決議案之成立，同時使實行此項決議案時，各國之行動得以一致』。此項規定，明瞭而決絕，足補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缺點，加重國際和平之保障，茲案經各國政府研究後，已決定作爲軍縮會議討論之根據。此次羅斯福邀英法代表至美協商，據本月一日日本駐美大使出淵氏報告，謂羅斯福麥克唐納赫里歐會議結果，最要有兩點：『(一)爲政治的補充非戰公約所缺之制裁條項起見，擬即準備締結一協議條約，同時如在聯盟機構內，一致認定有侵略行爲之發生，則美國對於是項協議，亦得參加。(二)如有右列事態發生之情形，美國將不拘泥於從來之傳統的門羅主義，而對於與聯盟認爲侵略國有貿易往來之美國國民，國家拒絕其保護，並可爲禁遏此類貿易乃至一切行爲之必要的措置』。以上兩條，與英國在軍縮會議所提安全辦法，異曲同工，蓋美國案包含經濟制裁，英國案偏重政治觀點。要之，一面可以滿足法國之防德心理，一面可以裁制日本之侵華暴行。且美國對於歐陸之事，向取敬遠主義，今羅斯福態度如此，直爲美國外交政策革命化之表徵，實曩年威爾遜所不敢爲者也。且也，法國安全既得保障，則英國裁軍計畫，可望進行，英美合作精神，於焉鞏固，由是而謀安定世界大局，改善經濟狀況，要皆可遊刃有餘，而其威脅日本，作用尤鉅。本月二日大阪朝日新聞，論及此事，極抱不安，謂世界經濟會議中成立協議條約，其影響于日本者有二理由：(一)該約之成，縱令其動機係爲滿足法國安全保障之要求，然既已使爲非戰公約之追補，而有令其强力化之目的，則適用之於中日論爭，實充分具危懼之存在。夫非戰公約，固不認戰爭爲國策之工具，顧不過否認之而已，對於侵略國應取之手段，未嘗定也。今爲補此缺陷而提議協議條約，美國且參加之，其意義直是美國外交政策之一大轉變。故國際聯盟與美國，既皆持不承認滿洲國態度，則協議條約適用於滿洲問題，大有可懼。(二)協議條約之成立，若爲滿足法國之安全保障要求而來，則軍縮於茲達成，更爲世界經濟會議邁向成功之百步邁進。歐洲平和與世界經濟狀態之改善，至少使列强結合而令其注意轉向極東。以上論旨，不獨朝日新聞如此，日本他方面亦有以歐洲大局安定，美國經濟改善，恐歐美張共同戰線以臨遠東，故不主張日本積極向關內進取者；吾人固謂中日問題，乃一世界問題，觀此益明，然則，此一兩月中華盛頓與倫敦之國際會合，誠至堪注意也。

（錄五月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何以對此十八年？

今日為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案，以最後通牒迫我接受而答復承認之日，全國上下以國恥紀念日目之，然而越十八年以至今日，國危民辱，遠過當年，撫今念昔，誠不知吾人將何以對此十八年之空度歲月也。

猶憶十八年前，日本利用歐戰中各國無力東顧之時，突於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案，內中第五項尤為苛酷，且以須守秘密，恫嚇政府。歷與開會談判，逮三月有餘，計共二十四次，舌敝唇焦，紀錄具在。中間利用海外新聞政策，喚起國際注意，派遣日本顧問回國，疏通元老意見，卒將最有危害性質之第五項，除外不談，其他各條，亦視原案，害取其輕，以外交言，殆已竭盡心力矣。查日本之最後通牒，係於五月七日提出，限期至五月九日下午六時屆滿，在此以前，日本已派出大部軍隊，開往南滿各地及山東，託言換防，實即備戰。我國軍人，自陸軍總長段祺瑞以下，亦已憤憤不平，主張武力相見。日本最後通牒既發，雖將第五項宣布脫離交涉範圍，仍有日後協商之條件，羣情激越，袁世凱乃於八日下午召集公府及政事堂參政院各部院要人公開會議，以決大計。開議之前，駐華英使朱爾典於十二時二十分訪外交總長陸徵祥於外部，謂之曰：『公知哀的美敦書祇有諾與否之答復。目前中國情形，至為危險，各國不暇東顧，若與日本開釁，即將自陷於萬劫不復之地位，各國即表同情，亦無能為力。為目前計，祇有忍辱負重之一法，接受日本要求，以避危機。若從此整軍經武，切實預備，埋頭十年，或可抬頭與日本相見。我想大總統明白大勢，彼知己，決不至輕自啟釁。聞段陸軍總長剛愎自信，主張強硬。據我所知，確已秘密動員，預備軍事行動。今日會議，關係中國大計，關係中國存亡，我恐不明大勢者，徒逞虛驕之氣，不知利害，為不利於國家之空論，公宜力排衆議，負起責任，輔佐總統，接受日本要求，以支危局。事急矣，故特來請公慎重注意。』陸答之曰：『敬謝關切之誼，當陳明大總統，並報告大會。』朱聞言不滿，續謂陸曰：『吾此來非尋常會晤可比，貴總長不能以尋常外交辭令塞責。吾在中國四十年，與袁總統相交三十年，不願見貴國與袁總統遭此不幸，非得貴總長負責答復，不能放心。』自是反復闡論，聲淚俱下，逮三十分鐘之久，陸乃答以願以外長資格，接受日本最後通牒之要求，若不能則以去就爭之。英使方去。陸趕公府開會，已二時三十分。開會之後，決議接受，全場慘然。袁世凱曾有演說曰：『經此大難之後，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立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羣策羣力，以期達到目的，則朱爾典公使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之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會後，由顧維鈞起草復牒，盡一夜之力，文逾萬言，歷述會議經過，指摘日本『武裝談判之不足，又迫之以最後通牒』，意在表示屈於武力，非出自由意思，為後日求伸張本。九日黎明由外交次長曹汝霖持稿入公府，七時日使館參事官小幡酉吉電話曹氏，限期將屆，何時答復，曹答以限內必復。小幡告以此種答復，惟諾與否，倘有辯論，轉誤時機。曹以告袁，為之愕然，乃取外部原稿勾銷，另易簡單之文，飭部繕正，日使於下午三時派譯員高尾亨到府，希望非正式先閱文稿，免以文字之誤會，

引起嚴重影響。適復文中僅有：『第五號承認與此次交涉脫離』字樣，而未照日牒原文，附以：『日後另行協商』數字，高尾認爲不安，電告小幡，則謂如此斷不能收受，相持至下午九時未決，後卒由陸徵祥宣稱：事到如今，由我負責到底，令即照加數字，於晚十一時方始送致日本使館。以上爲十八年前今日國恥成立之眞相，彼時政府猶能負責任，想辦法，且於簽字後一月，即召集吉林交涉員傅彊至京，與各部次長參事等開會，詳籌實施新約，應付防維之辦法，以冀失之於條約文字者，於實際運用上求其補救與牽制。中央開會之後，地方復各各開會，籌議實施，凡所規劃，多具苦心。彼最後通牒下之中日新約，在東北迄未能一一見之施行者，事後防維，不爲無功，由此可見，天下無難事，要視當局者努力爲何如耳。

吾人今日，回顧十八年前之國恥，固不勝其憤激，而盱衡十八年後之現狀，尤不勝慨嘆，蓋德國戰敗復興，不過數年，俄國破壞建設，未歷十稔，以視我之屈辱十八年依然故吾，而國難轉增十倍者，我國民寧有面目與世界相見？朱爾典地下有知，度亦當爲之憤憤。雖然，此非盡國民之罪也，袁世凱於民國四年五月八日慷慨陳詞，激勵有衆，乃未幾而帝制自爲，自誤誤國矣。即其後歷十八年而國家迄無進步者，何莫非當局要人埋頭自殺之所致？尤以近年以來，空疏虛驕之習，深入社會，政府民衆，務爲揚首高呼，不肯低頭自審，國難益重，此其主因。今當痛定思痛之日，宜深自反自責之思，一言以蔽之曰：眞覺悟，眞努力是已！否則袁世凱所謂：『十年以後，中國之危險，更甚於今日者，』恐今後世界，實力競爭愈益猛烈不斷，容我人再有幾個十年之因循自誤也。

（錄五月九日天津大公報）

◇　◇　◇　◇　◇

現狀能永久維持乎

東亞以及世界全局，現皆伏處於大危機之過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中日問題爲其主要導火線，去爆發之日日近。中日問題究竟以如何方式結束，此非吾人之所能預知，然而此去結束之期必尚遼遠，吾人不避大犧牲，不惜大流血，以當此無所逃命之大慘劇，要之，中華民族，決不能奴屬於日閥，不生則死耳。日閥之侵略中國也，固以全世界爲對手而動作，其力未必能勝，實亦以騎虎之勢，作孤注之擲。自「九一八」以來，日本國情即陷於極端緊張中，日人名之爲非常期。其政府則爲脫離憲政常軌之非常期的聯立內閣也。其國家財政則爲不敷九萬萬元之非常期的巨大赤字恐慌也。其國民經濟則爲由大量軍火製造及對外傾銷而來之非常期的景氣也。其國際關係則爲陷於絕對孤立之非常期的焦土外交也。荒木貞夫日前發表談話，謂「日本刻尚處於非常期中，所謂非常期者究係由何時起至何時止，雖難下一界限，但在近二三年間，勢非舉國一致以當時局不可」。推日閥之意，必求在此兩三年中，即乘世界恐慌日益深重，歐美自身多故，特別乘美國海軍製造尚未達到倫敦條約所許可的對日優數數字之前，完成對滿蒙之實質的併吞計劃，一方宰割全中國，使無翻身反手之餘力，一方完成以全世界爲標準敵之軍備，據形勝置陝之地，以應世界之變。日閥之計慮，甚狡而密；反觀我國則如何？夫日本之非常期，正中國之國難期也。中國之國難，不始於「九一八」，而深於「九一八」；至於今日，則此問題殆將由量變質，由國難而至國亡。吳稚暉氏談國難，言老頭子該殺，其言甚

幽默；然以「黨國疲憊」而發此言，轉令人有「爲親者諱」之感。百年以來，中國不能迎頭趕上產業革命後之世界文明，由自尊自大之封建帝國，直落至半殖民地之地位。百年來之當國者，固不能辭其咎，現當局寧能獨卸其責！倘推此論言之，則慈禧光緒可不負甲午戰敗之責，袁世凱可不負承認二十一條之責，段祺瑞可不負參戰大借款之責，然則政治責任將安歸乎？今日之事，必須全國國民皆能認取本身之時代及其應負之責任，合力以當國難，而政府黨之責任尤深。吾人於此頗望政府當局能製定最低限度之打開國難之三年計畫，於枝節軍事抵抗之中，兼顧比較根本之謀。其實行之第一着，自仍爲國內一切武力鬥爭之根本廢滅，方能談到其他。然而環顧現狀，殆與此義相反。西南之異圖方張，川黔之戰機又發。上層者既務於穩固一黨一系之政權；下層者復斤斤顧惜一己之生命財產，苟安於現狀而不知振拔。若此者，是速日閥之來併吞中國，吾行見日本非常期之終結，即爲中國國亡日之開端矣！痛哉！（錄五月十日北平世界日報）

非想非非想室隨筆

貫一

王韻珊先生鴛鴦鏡傳奇中懺情一折。有金絡索曲兩支云。情無半點真。情有千般恨。怨女獃兒。拉扯無安頓。三生石上因。小溫存。領略人間一刻春。恁道是黃金硬鑄同心印。那知道青草翻添不了根。堪嗟憫。歎憐才慕色太紛紛。活牽連一種癡人。死纏綿一種凝魂。穿不透風流陣。（其一）無端種愛根。驀地交愁運。忽忽芳心。種種難安穩。蠶絲理愈棼。沒來由越是聰明越是昏。這壁廂絮花流盡欄前粉。那壁廂蝴蝶飛來夢裏魂。難獨忍。怕香銷燈炮恨黃昏。夢鴛鴦一片秋雲。葬鴛鴦一片秋墳。誰替怨歌長恨。（其二）此二曲花月痕說部中亦采錄之。但未詳其出處。

采風錄

老楮為風所撼臥地數日急為扶植歎息彌襟　什公

楮兮楮兮昔者為我療頑癬今忽見汝嬰奇險汝昔之施不為薄我今之報寧可緩汝昔之施效則神我今之報力殊歎報施之說淺復淺政恐末俗知者尠彼在釜之然煎或同根之蹂踐見扶顛之獨難或反嘲為迂誕機心機事日以深人間安得遂疏散楮兮幸于物外養天年我今且與萍蓬共流轉忘言有不忘者存夢中可以相往反

癸酉上巳莫愁湖禊飲分得六字　彤士

莫愁湖中春水綠勝棋樓上人如玉三月三日天氣新禊遊故事猶堪續江南寒亦似北方難脫冬裘易春服披襟不覺惠風和負曝還思朝旭燠樓頭憑眺[illegible]悄然楊柳初稊麥未熟雉堞連雲列若屏螺峯經

國風社選

雨淨如沐裙屐聯翩四十賢蘭亭人數苦不足疊閣飛觴送酒籌晴窗倚几敲碁局回憶少年來秣陵四試秋闈困場屋手姿自比城北徐姓氏共推江東陸閒尋勝跡每騎驢欲博微名同逐鹿閨中少婦似盧家金堂惜別傷幽獨登科恰在丁酉年榜花燦爛名第六到今甲紀已三週世事變遷若陵谷此樓巍然幸尚存楹聯門榜添名宿魏國湘鄉遺像懸壁間瞻視容彌肅安得二公今復生掃蕩妖氛畀民福吁嗟民福何可求虎噬鯨吞來異族長城一角失屏藩邊徼千家聞野哭白狼河北斷音書只恐莫愁愁萬斛誰去湔裙祓不祥我來操筆幸未禿水邊麗人隔好花坐中佳士對修竹品詩合倩司空圖書之歲華曰可讀

攜家三游龍珠山賦示同游　纕禱

又試看山半日程。龍珠頂上悉開行。背人幽草遲遲發。過雨清流決決鳴。樂事漸防兒輩覺。俊游寧與少年爭。（謂游肇小魯凝生諸子）白頭負戴平生約。何日青郊共耦耕。

夢覺讀岐生登清涼山詩有感即次其均 證剛

夢入江南醒又非。晨曦才可辨熙微。十年遼冀吾何有。一覺華胥露未稀。蝸角厭聞蠻觸戰。鵬翰誰奮海天威。元嘉古德今應在。我欲烏衣叩旨歸。

癸酉上巳莫愁湖修禊分得平字 吉符

踏青天氣乍舒晴。嘉禊招邀醉石城。差免鼓鼙驚薄落。尚容殺饌話鄰平。登樓客漫懷吾土。繞郭山應勝舊京。筆興觴情正酣暢。茲游聊遣有涯生。

清明日過甌隱園感賦 仲陶

草長荒池柳拂鶯。詩人祠畔又清明。壺觴久寂嬉春約。鼓角頻聞教戰聲。已散風花空感舊。猶存壇坫憶尋盟。夕陽負手闌干外。惆悵前游似隔生。

怡園題壁 石遺

江南氣候雜冬春。三月梅花發水濱。最愛虞山似常熟。劍門一帶共嶙峋。

游滬寄懷縱橫 疑盦

苦愛寒江打槳聲。（君句）孤吟引緒閱難明。節樓高迴無寐。夜半春潮正拍城。海上雲生反覆看。青青夢外皖公山。一時吟侶俱回首。愧我扁舟興盡還。

一萼紅 暮春偕盟弟孤庵登勞山明霞洞觀海 蜀庵

石闌陰。有緗桃一樹。嬌小不勝簪。箭路銜雲。笋將穿嶺。薄暮人意冥沈。碧山悄。松蘿無極。漸梵唄。催起綿枝禽。青豆房櫳。丹華洞府。且共憑臨。縹緲隱娥珠闕。（東海夫人名宋隱娥）怕蓬山鳥使。易損初心。海外雲來。中原地盡。還憐殘客相尋。鶴思共。靈潮朝暮。送春歸。難買萬黃金。刻意參天（道旁有碑刻海參天四字）渡。尋碑不恨山深。

浣溪紗 爲靖陶題昆明豔泛圖 央盦

湖面斜陽故故紅。美人撅竹畫船中。藕花生處欲西風。心事暗憑絃上語。頰顏長爲酒邊濃。此情難遣畫圖工。

藏園群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沅叔

宋撫州本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

此即天祿琳瑯後編著錄之第二本也。存第一第二、凡兩卷、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注雙行二十三四字、白口四周雙闌板心上記大小字數下記刊工姓名。補刊各葉有癸丑刊壬戌刊癸酉刊等字。原版刻工爲黃珍、陳中、余定、鄭才、周辛、余彥、周新、余安、鄧成、阮升、陳辛、劉永、陳祥、張太、李高、僉先、李三、癸丑刻工。爲高安國、范從、陳浩、癸酉刊工。爲詹奐、伯言、黎明、志海、壬戌刊工。爲王彥、祝士正、吳仲、思敬、余章、劉明、首題春秋左氏傳序。序直接本書題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次低五格題杜氏、二字。下空三格題盡十一年。注後不附釋文。宋諱殷讓玄匡胤貞吉桓構愼、皆爲字不成。卷末題春秋卷第幾。下雙行注經若干字。注若干字。收藏有白搖居士白文印。濁之私印朱文印。（天祿目以爲宋耒者誤、）又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瑯。天祿繼鑑。五福五代堂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與天祿後目所載都合。原書今尙存昭仁殿中。余領故宮圖書館時。曾躬檢得之。此首二卷。不知何時流出。余昔年得之東華門外橋畔冷攤者也。

考天祿後目以爲此乃眞宋監本。並舉其證有四。不附入音義。一也。自序後連卷一。不另篇。二也。關雎謹嚴。如桓二年蜓字。諸書從未見避。三也。明傳刻監本誤字。一一無譌。四也。余以此二卷勘之。與其說咸合。然定爲監

本則非也。以余觀之。乃撫州本耳。撫本傳世諸經。有公羊何注。今藏涵芬樓。禮記鄭注。藏海源閣。余皆獲見原書。其板式行格。無一不同。余別藏禮記釋文殘卷。不獨行款同。其板心標某年重刊亦同。刀法尤酷肖。刊工中相同者。有吳中嚴思敬高安國伯言四人。則審爲撫州開版。固毫無疑義矣。

余以明覆岳刻本校之。亦頗有改訂。如隱元年經注。言段強大儁傑。大不誤夫。二年紀裂繻逆女經注。他皆放此。不奪皆字。三年經天王崩注。以懲臣子之過也。懲下無創字。經宋公和卒注。故來赴以名。不奪來字。四年經翬帥師伐鄭注。而已之卿佐。已下無國字。五年傳而行八風注。而叙其情。叙不作序。七年經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例在襄元年。元不誤九。八年經蔡侯考父卒注。諸同盟稱名者。諸下無侯字。傳不祀泰山注。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守不作狩。十年傳宋人衛人入鄭注。承虛入鄭。承不作乘。桓二年傳遷九鼎於雒邑注。時但營雒邑。雒不作洛。三年經日有食之注。而以自食爲文。文下無者字。六年傳少師得其君注。抗衡中國。抗不誤杭。以致其禋祀注。禋絜敬也。不脫也字。十二年傳苟信不繼注。情疏而憾結。而不作則。十三年經冬十月下無無傳二字。十四年經御廩災注。奉粢盛之倉也。不奪也字。十六年經城向注。又推校此年。推不誤椎。十八年傳師於首止注。東南有首鄉。鄉不誤卿。雖單詞隻字。而皆可以資攷訂之用。若獲全書。詳勘當別有佳勝也。藏園記

李椒微師跋錄之左方

春秋左傳岳刻大字、淳熙小字、爲最近古。二刻以有明覆本。流傳較廣。其不附釋音者。惟日本官庫之興國軍本。歸安陸氏之蜀大字本。均在海外。不可得見。其它蓋無聞焉。此本避諱至愼字止。自是乾道淳熙間所刊。其重刊之葉。標明癸丑者。當爲紹熙四年。壬戌爲嘉泰二年。癸酉爲嘉定六年。玩其字體結構。刊雕刀法。頗爲相合。而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六。小字二十四。與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禮記正同。沅叔得此。審爲撫州良不誣也。撫州本傳世者。禮記外、聞有公羊傳。得是本堪與鼎峙。雖殘珪斷璧。亦當球圖視之。癸酉小寒後八日、盛鐸

記

宋刊殘本西漢會要跋

此宋刊本存第四十三至四十五、凡三卷。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字、左右雙闌、版心上記字數。下記刊工姓名。次行題從事郎前撫州州學教授臣徐天麟上進。刊工有余仁余士李生虞安吳才余岩諸人。又劉周葉思魯慶姓或名一字。字體方勁。版式闊大。當即嘉定乙亥口口郡齋刊本。存職官十三選舉上下。余以聚珍本對勘。凡增删改正之處。卷四十三得一、百、十、五字。卷四十四得二、百、一、字。卷四十五得二、百、二、十、五、字。卷中凡遇帝諱。皆變文以避之。如易樹爲木爲植。易署爲書爲廬爲補。易敦爲崇爲淳。易匡爲正爲康。易慎爲謹。易徵爲召爲聘。易完爲全。易讓爲遜。皆極謹嚴。與他刻不類。蓋郡齋鋟版。將以進御。故倍致矜審也。其糾正文字。當別錄爲校記以存之。茲略舉其最著者。如卷四十三、戒貪吏門。景帝元年詔後。有後二年詔。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秏亂。丞相以聞。請其罪。紀、五十六字。卷四十四末。有孝平元始五年詔。見上科條、異十二字。各本皆失載。他如各條所注紀傳及注文。宋本往往删落或移易。豈此爲、初、雕、本。或、後、來、有、所、更、訂、耶。此帙面署粉箋。書簽端楷。似舊藏大內或王邸之書。壬子夏、余得八卷於同好堂。冊式裝潢。與此無異。當爲一書而分析者。第、未、知、如、海、王、城、中、尚、存、幾、許、耳。卷中鈐有寶孝劼藏宋元經籍孝劼所藏書畫金石二印。

此書壬申二月。女弟子寶文仙書持以見示。尚有南監本史記殘册。及金臺馬諒本爾雅、二書。乞爲鑒定。云將斥以易米。因留案頭數日。得以從容校勘而歸之。文仙女士爲松錫侯制軍之女。光緒戊申。余奉朝命。創設女子師範學堂於京師。女士偕其姊寶霞寶珊三人。聯袂來受學。畢業後、各充小學教師。十餘年久不相聞。昨歲余以周甲之誕。女士集同學舊人來祝。文仙寫詩一章。其姊書隱珊寫松一幅以獻。蓋其、同、懷、三人。咸、工、詩、善、

畫。雅好、鼓琴、尤喜蒔菊。亦閨禮之雅流也。其兄寶康字孝劼、盛伯羲祭酒之女夫。官福建武定府知府。擢任未久遂卒。緣意園館甥之誼。濡染雅尙收羅古本書籍甚富。中多驚人秘笈。如紹興本古三墳。程舍人本東都事略。紹興本徐公文集。宋本新雕白氏六帖事類。辛亥殘臘。皆爲董綬經大理連車載歸。余於廠肆亦獲明代臥雲山館鈔本北堂書鈔。有孝劼手跋數行。二十年來。枕秘篋儲。傾倒殆盡。此其殘膏賸馥。猶足沾溉後人。涉筆所及。聊志其梗概。可見承平之世。冰淸玉瑛。猶存王謝門風。撫此斷珪殘璧。記入雲煙過眼錄中可也。

又按兩漢會要。宋刊本傳世者。路小洲、朱子淸、家皆有之。劉椒雲亦有殘宋本。路朱所藏。是一、是二。殊不可、知。朱氏秘籍。皆歸豐潤張氏。或猶存仲釗篋中。異時南游。當就訪之。豐潤丁氏所藏亦爲全帙。莫郘亭曾記入經眼錄中。然持靜齋遺書。頻年散佚。殆盡此書。乃無踪跡可尋。余昔年曾得宋刊東漢會要殘本二十八卷。友人蔣孟蘋堅欲相讓。遂詳校一本以歸之。今斂篋所儲者。只與此同種之八卷耳。世間尤物。聚散何常。世亂如麻。外物。盡爲身累。此區區者。寧能終爲吾有乎。把卷。輒爲三歎。癸酉二月二十二日藏園手識、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黑龍江省

○黑龍江外紀八卷　嘉慶十五年

○黑龍江述略六卷　光緒十五年

○黑龍江志稿六十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

龍江縣志

景星縣志

○呼蘭府志十二卷　宣統二年

○呼蘭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九年

○巴彥縣志　民國六年

蘭西縣志

木蘭縣志

○綏化縣志十二卷　民國九年

綏楞縣志

○慶城縣志事略　民國五年

○海倫縣志　民國三年

○通北設治局志　民國五年

通北縣志

○望奎縣志四卷　民國八年

青岡縣志

○拜泉縣志四卷　民國八年

明水縣志

依安縣志

雅魯縣志

大賚縣志

泰來縣志

肇州縣志

肇東縣志

安達縣志

○林甸縣志略　民國六年
嫩江縣志
訥河縣志
克山縣志
○呼倫貝爾志略　民國十一年
呼倫縣志
室韋縣志
奇乾縣志
臚濱縣志
○湯原縣志略　民國十年
通河縣志
龍鎮縣志
○璦琿縣志十四卷　民國九年
呼嗎縣志
鷗浦縣志
奇克縣志
蘿北縣志
綏濱縣志
烏雲縣志
佛山縣志
漠河縣志
甘南設治局
富裕設治局
東興設治局
鐵驪設治局
泰康設治局
克東設治局
德都設治局
○西布特哈志略　民國四年
布西設治局
索倫設治局
鳳山設治局

書錄	卷目	藏本	附記
黑龍江外紀八卷 嘉慶十五年 長白西清撰、圖後有自識、又嘉慶十五年舊史氏序、	圖、識、序、卷一述山川形勢沿革、卷二述城堡台站卡倫、卷三述部落種族戶口官制兵制、卷四述俸餉錢糧出入欵項、卷五述貢品風俗刑律互市、卷六述謫戍方言服食及紅白事件、卷七述歷任職官及流徙謫籍人物、卷八述五穀果蔬物產、	北平寫本漸西本廣州局本小方壺本	案黑龍江省、康熙二十二年於瑷琿設鎭守黑龍江等處將軍及副都統、尋並移駐墨爾根、三十八年移駐齊齊哈爾、(今省治龍江縣)後增設墨爾根等城副都統、光緒三十三年建行省、改將軍爲巡撫、宣統三年、有府七廳六州一縣七、民國現有縣四十五、設治局十、 又是志漸西本有同治九年樊彬識云、此書得於京肆、有葉氏印、是漢陽葉東卿先生平安舘物也、內有秋濤注字、是閩人何願船員外所書。又光緒甲午桐城蕭穆跋云、向無刊本、此册黃方伯彭年借得何比部秋濤抄本錄副、重勳權巡復向黃方伯借鈔、今以屬穆校刊之。廣州局本據漸西本刊印、
黑龍江述略六卷 光緒十五年	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職官、卷四貢賦、卷五兵防	北平 觀自得齋本小方壺本	

桐城徐宗亮撰、目錄後有、卷六叢錄、光緒十五年自識、又十六年李鴻章序、又十七年華亭閔萃祥跋、

黑龍江志稿六十二卷

民國二十一年

主席萬福麟修、銅山張伯英纂、有民國二十一年萬福麟張伯英自序、前省長于駟興序、　萬福麟吉林農安人、張伯英光緒壬寅擧人、

卷首序、叙目、目次、纂校姓名、卷一至七地理志、（沿革、沿革表、疆域、全省總圖、各縣圖、山川、晷度、風俗、昏嫁、喪葬、祭祀、衣服、飲食、居處、器用、方言）卷八至十三經政志、（墾丈、戶籍、氏族、災振、倉儲）、卷十四至十六物產志、（植物、動物、鑛物、庶物、）卷十七至二十三財賦志、（租賦、稅捐、歲出入表、鹽運、錢幣、林礦）卷二十四至二十五學校志、（學制、學務、）卷二十六至三十三武備志、（兵制、兵事）卷三十四至四十一交涉志、（界約、鐵路、航路、稅務、商務、互市、商埠）卷四十二交通志、（路政、航務、郵遞、電報、）、卷四十三至四十九職官志、（職官表、宦績傳）卷五十選擧志、（科目、議員、）卷五十一至五十九人物志、（傳、略、表、錄、）卷六十至六十二藝文志、（目錄、文徵、金石附）

銅山張氏

案黑龍江向無專志、雍正乾隆兩朝、俱附盛京通志內、是志纂修始末、詳于駟興序、（注一）又張伯英序所缺地理之建置暨陸軍蒙官、一以檔案未在北平、一以調查乖舛、無從涉筆。又是志附黑龍江大事志四卷、有張伯英序、

談岑春煊（續）

春煊罷粵督後，僑寓滬上，頗以遊讌徵逐自遣，會后帝逝世，上海道蔡乃煌上書責之。書云：『宮保大帥鈞座：敬稟者，竊職道以塵冗糾紛，久疏趨謁。襜帷伊邇，軫結爲勞。伏承珍衛適宜，動靜多豫，閎祺碩望，允愜頌忱。昨遭兩宮大事，薄海震驚，方遏密夫八音，動哀思於兆姓。環球各國，唁電紛傳，使舘輸誠，半旗誌悼，亦足徵非常之變，無內無外，率土同悲。宮保世受國恩，遭茲巨痛；攀龍髯而莫及，悵鸞輅之已遐，自較尋常，尤深感愴。乃者，中西士商，紛騰口實，競謂宮保左右，不廢宴遊。夫少陵落拓，憑杯酒以說生平，小杜疏狂，對摴蒱而陳心事：才人寄興，無足深論。惟念我宮保生而忠愛，素具血誠，身在江湖，心依魏闕，必效陶公之運甓，忍師謝傅之圍棋？況國恤方新，人言可畏。上海爲中外具瞻之地，宮保爲蒼生屬望之人，伏望勉抑閑情，用資矜式。追溫公於東洛，資治成書；媲衛國於平泉，籌邊儲略。謹獻芻論，聊備鑒裁。肅稟恭請鈞安，惟祈垂鑒。職道蔡乃煌謹稟。』詞婉而意甚峻厲。春煊爲之愕眙不置。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傳柯逢時有云：『……遊匪事棘，移廣西巡撫。時岑春煊以桂人督兩粵，治寇西省，用吏皆專決、侵撫臣權。逢時不能堪，聞春煊演劇，即以時值用兵，宜禁戲劇，勸諸伶還。』二事可合看，蓋春煊少年餘習，猶未盡湔，致貽人口實耳。乃煌故黨於慶袁者，其簡授上海道，或謂實承指伺察春煊云。先是，張之洞之與袁世凱同內召入樞廷也，以世凱篤眷尤渥，

方欲交歡之。一日，爲詩鐘之會，圖題蛟斷四唱。乃煌句云：『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賢。』房杜指張袁，虎蛟則指瞿岑也。大爲之洞所賞。後春煊等在兩廣纍討洪憲，乃煌竟死於粵。雖其時乃煌有取死之勢，不得謂由春煊修怨，然相值亦巧矣。

章士釗與春煊有舊，其「孤桐雜記」述春煊事云：『唐韋宙除廣州節度，陛辭。上爲言曰：「番禺珠翠之地，貪泉足戒。」粵人好賂，自古已然。西林言：粵人之賂，均明白致之，號曰「公禮」。與人計事，以不收公禮爲無誠意。彼開藩時，爲米案接商人稟詞，中夾票銀四十萬，駭而還之。繼詢知爲公禮，與最常行賄有別。商人以是大戚，以藩臺無意助己也。而西林卒右商，與總都譚鍾麟互訐。清廷兩解之，彼得調往甘肅。米商遮之，不聽其行。自大堂以至東西轅門，皆爲米包塡咽，舉足不得。西林朝服出迎，長跪與衆商對話，稱朝命不可迕，重來有日，暫不必

謀。商盡泣，知不收公禮而肯爲民任事者尚有人也。未數年，西林果督粵。』此言其淸。又云：『西林囊爲愚言：川有大盜某，屢捕屢釋，浸甑於法，而釋每由良民切保，詞情懇摯，若不忍却。彼督川時，下車即密令捕盜。捕得而所謂良民之尾於後者且數里，隨奔督轅，切結環保，勢洶洶，不出盜且變。西林遣使慰衆少待，立升大堂，鞫未數語，斬盜堂下。旣令懸首轅外，西林且出面衆，問民意安在。衆譁駭，驟無以對，忽涕泣不可仰，且跪且言：「吾儕之累於盜也至矣！歷憲畏事，無敢卒戮之者。捕時民不立爲之地，盜出且施酷罰。在勢，小民不得不保，保猶不得不力。今宮保毅然爲吾川除害，此青天也！民感且不暇，而又何懟焉？」且跪且言，涕泣不可仰』此言其果。惟記得春煊後在兩廣總督任始以勦平廣西匪亂功加太子少保，督川時宮保之稱嫌早。

庚子春煊隨護西宮西行，其督辦前路糧臺，據吳永所云，蓋永所推讓也。「庚子西狩叢談」、

永口述，劉焜筆錄）謂永在懷來縣任迎駕後，奉旨「辦理前路糧臺」「……予念身無一文之餉，手無一旅之兵，來日方長，何堪受此纏擾，私計岑春煊現携有餉銀五萬，略可任暫支應，且彼帶有步騎兵隊，彈壓亦較得力。觀其人似任俠有義氣，不如以督辦讓之，而吾爲之會辦，相與協力從事，於公於私均有裨益，然此情將以何法上達得邀俞允？遂往見莊親王，告之以故，請其挈予面奏，顧嘵聒許久，彼竟茫然不省，曰：「我記不起這許多。這外官規矩乃如此麻煩。我帶爾同往，爾自陳奏可也。」即携予同入，至東大寺行宮，由內監通報。須臾，李監自角門出，低聲問曰：「此時尚須請起耶？」莊邸曰：「他有事面奏。」曰：「然則我爲爾通報」須臾叫起，太后立於佛殿正廊，皇上立於偏左。莊邸即前奏曰：「吳永有事陳奏。」即回顧曰：「你說。」予奏曰：「蒙恩派臣爲行在前路糧台，本應竭犬馬之勞，惟臣官僅知縣，向各省藩司行文催餉，於體制多諸多不便，即發放官軍糧餉，布發文告，亦多爲難之處。現有甘肅藩司岑春煊，率領馬步旂營隨駕北行。該藩司官職較崇，向各省行文催餉係屬平行。可否仰懇明降諭旨，派岑春煊督辦糧台，臣請改作會辦。所有行宮一切事務，臣即可專力伺候，不致有誤要差。時太后方吸水烟，沈思良久曰：「爾這主意很好，明晨即下旨意。」……晨起召見軍機，即降旨：「派岑春煊督辦前路糧台，吳永俞啓均着會辦前路糧台」。予方喜可以分卸重責，詎以此事大爲軍機所不愜。是日駐蹕宣化所屬之雞鳴驛。王中堂呼予往見，即詬曰：「爾保岑三爲督辦，亦須向我等商量，乃逕自陳奏耶！此人苗性尚未退淨，如何能幹此正事？將來不知鬧出幾多笑話，爾自受累！爾引鬼入宅，以後任何糾結，萬勿向我央告，我決不問！」予聞語愕然。噫！少年鹵莽，輕信寡慮，至以此開罪於軍機；不意以後沿途轇葛及一生蹭蹬，乃均坐此一事。此亦命宮磨蝎，數有前定，本無所用其追悔，

然擱坎自埋，由今回憶，可恨尤可笑也。……岑一見予即相詬怨曰：「謝爾厚意，乃以此破沙鍋向我頭上套，令我無辜受累！」其實彼固十分欣願求之而不得者，祇以出於我所保奏，似乎貶損身分，且恐向之市恩，故佯爲不悅以示意，以後乃節節與我爲難，不德而怨報之，洵始料所不及也。……自共辦糧合後，接觸漸多，意見日甚。彼自以官高，與予比肩並事，似覺不屑，又以督辦名義出予上，遇事專斷，不復相關白。凡有陳奏，皆用單銜獨上。王中堂謂體制不合，應以會銜爲宜。彼執不可。王曰：「否則於牘尾敍明臣會同某某云云，夾入名字。」彼亦不允。曰：「再不然，惟有於奏後列銜，如京官九卿奏事體例。」岑始終持不可。中堂一日會對予微笑曰：「我知道岑三必與爾搗亂，今果然矣！但爾自取之，於人無尤。我早已聲明，不能過問，恐以後笑話尙多也。」其間情事，蓋言之歷歷如繪，可供參考，可廣異聞。永後屢爲春煊所厄，皆怨頗深。「叢談」中於春煊每恨恨焉。春煊勇於任事，而學養未足，氣質不免近粗。

（完）

二等兵

馮文俊

（一）

一○九次慢車，拖着沉重的貨物，穿過原野沒精打采的向北方開去。

春夜。冷冷的，靜靜的，沒有月亮。

輪音是單調的：『空洞，空洞，空洞洞！……』像是一句催眠曲，反覆的唱着，把稀少的幾個乘客，放置在搖籃裏般，沉入半醒半夢的意識裏。

『還有變更，什麼都是這麼的平常……可不是，十三年前其實說十四，十五年前也都一樣——那時候，麥子，喬麥都才熟……天氣和無論那一個夏天一樣的熱，你就是坐在井裏，也得流汗，沒辦法……到了晚上，大家都搖着草帽，或是扇子睡在門外的廣場上，我老是和大榮叔叔抵脚躺着。他眞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滿天的星星，他都知道名子；他指點着北斗星給我看，說那太像一把杓子……杓子……直到現在，牠還是一把杓子。我看，就是到了我重孫的那個時候。牠永遠也不會變成一個盌……』

第七輛車上，二等兵張國光，躺在靠窗前的一條長凳上，含糊的自語着；懶散的目光，游游離離的，望着窗外的天空——這方窗戶的玻璃，正滴着人們呼出的蒸氣所凝結的水點。

『盌……』一個坐在地板上的兵士，無意的重複着。

『平常……』押煤車的李材，露出一副不情得，又不想深究的神氣。

時間一秒，一分，一刻……過去了。

猛可裏，客車震動了一下。懸在車棚上的煤油燈，打鞦千似的恍盪着，光茫愈加黯淡。人們不由自己的前撲後仰着，從半夢中把眼睛睜大了，向周遭望了望。

『呸！』不知道誰吐了一口唾沫。

不久，車平穩了，人們又恢復了朦朧的狀態。

『從我當兵起，就是二等兵，直到現在……還是二等兵……永遠都是二等兵……就是這樣的平常……』

（二）

車廂的一個角落，油漆的板壁上，釘着一個木牌，上面現出一行不清楚的字跡——憑着憲兵們的經驗，知道那是他們的座位。

憲兵余不管——他的名子失傳了，還是大家給他的綽號——斜躺在他固定的位置上打盹。飄飄忽忽的，他夢見他的同伴木瓜臉，舉起那隻被烟草燻焦了的手，掐他的頸子。手指微微的動着，指甲掐進肉裏去了……癢癢的，還有點刺痛，熱熱的。

『哼……』他撩起了半邊眼瞼，卻不見木瓜臉的影子；車裏縱橫的人形，在他眼前恍了恍，他又打盹了。不過，還是癢癢的……睡不好。最後，他不大願意的，把自己的手從衣袋抽出來，搔搔頸子。一匹肥蝨，滾在他的指縫裏；他看也不看一眼，順手擲了。這是第三次，他又打盹了；並且，把軍帽一拉下來，掩到鼻頭。

『燒酒是辣的，

大米是甜的，

人的頭呀，都是圓的。

看來！看去，可有什麼勁兒？夥計，瞌睡虫兒，輪到你了，去吧。把位置空下，讓我伸伸腿。』

木瓜臉真的來了。

余不管照例打了一個呵欠，提過壓在他身下的步槍，向別的車廂走去了。脫了底子的皮鞋，巴達，巴達的響着。

（三）

一頓夜餐，擺設在地板上——仍然是燻雞，饅頭，酒。

穿着污穢制服的茶房，洗淨了幾隻茶杯，放在七八個人的面前當作酒盞。

張國光已經從長椅上下來了，不動情感的吃着。

『鴨子的味道，一定比雞子美。』李材嘆息着。

『哼…』余不管燃起了一枝烟，在同一個鼻孔裏，噴出了一縷烟和一股什麼都不管的氣。

『什麼都一樣，拉出來總是一泡臭糞…』張國光慢騰騰的結論。

一瓶酒，再一瓶酒…李材的被煤屑撲滿了的臉上，可憐的抽搐着，佈滿了紅血絲網的眼睛迅速的轉動。他醉了，很興奮。

『我說生和死總不一樣！』

『哼…』

『你活得像一條木棍……你活得像一塊煤。誰都不注意你…只要人家願意，就把你拋入火爐燒了……就是這麼的平常……和死了沒有什麼不一樣……你以為你會走路麼？這就是活着，對不對。其實火車也會走路，比你還跑的快，牠還是一個死東西……沒辦法……』把最後的一塊饅頭嚥下去了，他伸了伸腰，回到他的原位上坐着，兩隻手交叉着放到腦後，頭挨着壁板。他用一種輕蔑的目光，看着他周圍的人，看着剩下來的殘食，看着他自己的灰色大氅……。末了，他看到了懸在車棚上的煤油燈：『就是這麼的平常。你活得像一盞燈，不能像太陽……在你還活着的時候，是不亮不滅的沒生趣……其實生就這個東西，世界上根本就找不出來……你一天說着一樣的話，放着一樣的屁，吃着一樣的東西，做着一樣的事……』

李材興奮的眼睛，隨着張國光的語句，變得慢慢呆鈍了，頭一直垂到膝蓋上去，呻吟似的說：『生，死……生總是好些……不是……』

空氣的分子，愈來愈稀薄了般；車廂裏，沉默着，沉默着，人們似乎都透不過氣來了。只有輪音還『空洞，空洞，空洞洞！……』的反響着。不過，牠單調的聲音，並沒有破壞了沉默，反引人們接近了窒息。

躺在張國光對面凳上的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兵，突然間低泣起來了；模糊的燈光下，他黃臘般的小臉上，許多跟臉的淚珠在滾流：『我想死………為什麼啊……我……我去年坐過一次輪船……海水像沸水鍋……』

『都一樣，你跳到海裏去，被怪魚吞了，你爬在戰壕裏，被砲彈毀了，你鑽進火炕，被火化了；你藏在老鼠洞裏，被貓吃了。平常的事？』

汽笛長長的尖叫了一聲，停在一個車站上。

（四）

除去張國光，大家差不多都下車散步去了。

他把臉貼住車窗的玻璃，向外望去：電燈，紅黑的房子，站長的黃紐扣，月台上的欄柵，小販像一羣瘋狗似的奔來跑去的吠着……啊！和其它車站上的情形一樣。平常。張國光索性躺下去了不看。他想和對面的小兵談幾句話，但是小兵沒有理會，儘管一面用結着凍瘡疤的大手抹眼

淚，一面在小小的日記本上寫什麼東西；後來才把鉛筆頭和日記本，整齊的放在長凳上，自己走下車了。

（五）

照例，只要車停在站上了，憲兵就得下去維持秩序。所以，余不管現在在月台巴達，巴達的來往着，無心的提起槍柄，敲着小販的屁股——這是上司吩咐給他的責任。（向來，他自己也沒有興趣去管人，只是按責任做；誰若是不聽從他，也隨便。）

『老爺不要打我，我即刻就走開…』一個老婦人，提了一籃子梨，慄慄張張的逃開了槍柄。

『哼，』他也走開了。

離開車站三十步遠，遍處都是一團黑暗。黑暗——洪水似的把遠近村莊，樹林，野寺，橋樑…都湮沒了。人們的眼睛，在這裏，都失去了作用。不過，余不管也沒有想看見什麼。

不遠的地方，忽然起了一响槍聲。

余不管清楚的聽見了，不過他還是不管。他把二十個銅板丟在一個小販的籃子裏，取了一盒烟，燃起了一枝吸着。

兩分鐘後，木瓜臉惺忪着睡眼，走到他面前不奈煩的搖着手說：『快去，這是你的責任。那邊有槍聲。距這裏不遠。你可不能不管。』

『哼…』他摸出了電筒，預備走。

『吃這一盌飯，你就得把什麼事情，看得大點小些的去做；不然，就是放任……眞是……』

木瓜臉嘟嚕着走到站旁廁所裏不見了。

（六）

紅綠旗子揮動着，車慢慢的移動了，站上的燈光人影，被遺棄在後面。散步的人們，蛇樣上了車，回到他們黯淡的世界裏；將才遇見的一切，很像一次平常的，容易淡忘的夢境。

余不管和木瓜臉並排坐在小兵曾經躺過的長凳上，吩咐那個穿污穢制服的茶房，把小兵遺下的行李送到車長室去報告。木瓜臉却捧着那小小的日記本在讀：

『母親大人：

世上爲什麼要生人？人爲什麼要活着？我從前老想我快點長大起來；現在我不願意再長了——因爲我今天在車上碰見一個二等兵，他大約都有三十歲了，和我的生活還一模一樣。眞個，母親，我當了二年兵了。二年多少長呀！可是，生活老是不變。今天上操挨打，明天上操也挨打…後天…這樣，我當一輩子兵，不是也挨一輩子打嗎？可是，不當兵怎麼辦呢？作什麼事情都是一樣呀！我死了。我拿槍把自己打了。我知道多放一粒子彈，官長會罵——好在我死了，也聽不見了。

你和老花狗兒…

我捨不得你…我死了…』

『哼，我看見他倒在不知誰家的園裏，這倒是個好地方。』

大家的態度，平平靜靜的，像聽別人說他的兒子有兩隻眼，一張嘴似的。

『生，死…生總好些…不是…』李材的頭，比以前垂得更下了。

『我看見過整千整萬的人死…就是這麼平常……』張國光望着窗外的天空：『杓子不能便成盌……二等兵永遠都是二等兵……』

『空洞，空洞，空洞洞！……』這種單調的歌曲，好像反覆要唱到宇宙的末日。

——完——



高爾斯華綏的筆耕收穫

歌川

靠着一枝禿筆營生的世界文學家中，聽說在不多時以前到過中國的蕭伯納的收入爲最多。但我們試調查一下新死的英國文壇的宿將高爾斯華綏，便知道他的筆耕收穫，也就很有可觀。據最近發表的數目，從他四十五六歲起直到六十六歲這二十年間，每年收入小說，戲曲的版稅，及戲曲的表演費，總在一萬五千鎊到二萬鎊之間，再加上他在英美各地的報紙雜誌上所投短文雜感的稿費，總共實有五萬鎊之多，合着上說的版稅等，每年的總收入約計七萬鎊。每鎊姑作爲上海流通幣二十元計算罷，也就有一百四十萬元！

他成名以後的收入既有如此之多，他那成名之作，當然是很銷行的了。試看他的代表作，即福賽德家傳(The Folsy te Saga)的第一篇有錢的人(The Men of Property)，在一九零六年出版的時候，單只在英蘭本土，不多久就賣完了十萬冊。當時，著者所拿的版稅是百分之七，所以單從這一冊書，也就拿到七千鎊的版稅。至於整個福賽德家傳，在英國銷了二十五萬部，在美國，德國及斯干締納維亞一帶，合計也賣去五十萬部，其收入自然可想見了。

他到了六十歲的時候，還是精神矍礫，不斷地埋頭寫文章，現在把他在六十二歲的誕辰所寫的幾句話，譯在這兒，作個尾巴：「我之所以比那些老頭兒似乎年輕些，就是因爲我每天實行騎馬，拍網球，打高爾夫球，等等運動。我的信條是健康第一。我近來做東西的習慣，是午前寫小說，午後寫戲曲，晚上絕對不寫」。

附錄

教部公佈國外留學規程

（教育部五月一日頒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凡赴國外留學者，均須依照本規程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由各省市教育行政機關（以下簡稱省市）考取，或由公共機關遴選，派赴國外研究專門學術，供給其研究期間全部費用者，稱為公費生。凡自備留學費用，或由私法人遣派赴國外，研究專門學術，供給其費用者，稱為自費生。

第三條　各省市應就其留學教育經費項下，設留學獎學金，以鼓勵其本省市留學自費生之成績優良者，獎學金名額及辦法，由各省市規定，呈部核准施行。

第四條　公自費生，有不法行為，損辱國體，或荒忘學業者，得由所在國之管理留學機關，報告其原派機關，或本部取消其留學資格，勒令返國，如係公費生，並追還其以前所領之一切費用。

（管理留學機關，指留學監督處及使領館而言）

第二章　公費生

第五條　各省市考選派赴國外研究專門學術者，應注重農工醫理等專科。研究科目之種類，公費生名額，留學國別，年限及經費狀況等，須由各省市依其地方情形之需要，及所研究科目之性質，於每屆招生前，詳為規定，呈部核准施行，但留學年限，至少二年，至多不過五年，實習及考察期間在內。

第六條　各省市所派公費生，須受各省市考試及本部覆試。前項考試之舉行，在同一省市區內，每年至多一次，報名日期自二月一日起，至三月一日止，各省市考試日期，為四月一日至十五日，本部覆試日期，自七月一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

第七條　各省市考選公費生，詳細章則，由各該省市教育行政機關，依本規程之規定擬訂，呈部核准施行，覆試辦法，由本部另定之。

第八條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得報名考試。

一、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曾任與所習學科有關之技術職務二年以上者。

二、國內外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後，曾繼續研究所習學科二年以上，而有價值之專門著作，或其他成績者。

第九條　報名時除呈繳畢業證書及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二張（一張存各省市一張送部）外，其具有前條第一項資格者，並須呈繳履歷書，及服務證明書各兩份，（一份存各省市一份送部）具有前條第二項資格者，并須呈繳專門著作，或其他成績服務證明書，須由服務機關長官，簽名蓋章。

第十條　前條各件經省市審查合格後，方得參與考試。

第十一條　考試事項如左：

一、初試：

（甲）檢驗體格，體格不及格者，不得參與乙丙二項考試。

（乙）普通科目：

一、黨義，

二、國文，

三、本國史地，

四、留學國國語（作文，翻譯，會話）。

（丙）專門科目，專門科目，視所考各學科而定，但最少須考五種科目。

二、覆試，

（甲）留學國國語（作文，翻譯，會話）。

（乙）專門科目，專門科目，由初試之專門科目中選考二種，投考人，熟習他國語，（日語除外）而於留學國國語程度較差者，得以他國語代之，但覆試及格後，須在國內補習留學國國語。至第二屆覆試時補考，考取者方發給正式覆試及格證明書，上項補考，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　初試成績之計算，以普通科目中之黨義，國文，及本國史地，共佔總分數百分之二五，留學國國語佔百分之二五，專門科目，佔百分之五十。覆試成績，以三種科目平均計算。

第十三條　凡經省市考試及格者，給予初試及格證明書，並須於五月十五日前，將考取生各項成績，連同第九條所舉各項證件送部備查，經覆試及格者，與以覆試及格證明書，不及格者，不得更請覆試，各省市初試，得於每學科，應遣派名額，加倍錄取，送部覆試。

第十四條　覆試考取各生，須於三個月內出國，逾期者，得取消其資格。

第十五條　出國及回國川資，由各省市視留學國路程及其他情形規定之。川資及學費發給手續，由各省市規定，但出國時，須預給三個月學費。留學經費，應暫以留學國國幣為標準。

第十六條　各省市應於每公費生出國時，預為籌準備金一千元，以供災害救濟疾病治療等意外之用，其詳細辦法，由各省市規定之。

第十七條　公費生為研究所學科目，而實習時，其有報酬者，應據實報告各本省市，得由各本省市，於其留學中，扣除其酬金之半數，凡與所學無關之任何有報酬業務，不得參加。

第十八條　公費生，於留學期內，非有特別情形，經各本省市轉呈本部許可者，不得變更其所研究科目，及留學國，違者取消其留學資格，勒令返國，並追還其以前所領一切費用。

第十九條　公費生於留學期內，須於每學期開始前，將上學期之經過，及研究之成績，連同主任教授，證明文件，請管理留學機關證明，並須分別呈部及各本省市審査備案。

第二十條　公費生，於每學期開始後一個月內，尚未呈報前條規定各項一次者，予以記過，二次者援用第十八條辦法辦理之。

第二十一條　公費生，在留學期內，有辦理政府所委託事件之義務。

第二十二條　公費生，實罹重病不能繼續研究學業者，得由管理留學機關，報告各本省市，令其返國，並由各本省市報部備案。

第二十三條　公費生，遇家庭重大變故，得轉由管理留學機關，向各本省市請假返國，但須經許可後，方得起程，此項假期，不得過一年。假期內，不給學費，並不給來回川資。

第二十四條　公費生畢業後，須將畢業證件，送請管理留學機關，驗印證明。

第二十五條　公費生回國後，兩個月內，須到各本省市報到，如本省市需要其服務時，須依照其留學年限，在本省市服務，違者得追還其以前所領一切費用。

第二十六條　公費生回國後，須於兩個月內，將畢業證件送部登記，其辦法另定之。

第三章　自費生

第二十七條　赴國外留學之自費生須具有左列資格之一者：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者，

二、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職業學校畢業並曾在國內任技術職務二年以上者。

第二十八條　自費生留學經費，須依照附表保證書說明欄內所列數籌備。

第二十九條　自費生有特別成績者，得請留學學校及管理留學機關證明，逕將特別成績，連同證明文件學歷，及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二張，呈送各本省市審查，暨本部審定認可者，得享受各本省市獎學金補助。

第三十條　自費生自得獎學金之日起，應受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各條之限制。

第三十一條　自費生畢業後，須將畢業證書送請管理留學機關，驗印證明。

第三十二條　自費生回國後，應於一個月內，將業證書，呈部登記其辦法另定之。

第四章　留學證書

第三十三條　公自費生出國均須依照本規程之規定，請領留學證書。

第三十四條　公費生請領留學證書，應呈繳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二張，證書費二元，印花稅一元，經公共機關遣派者，並須呈繳畢業證書及履歷書。

第三十五條　自費生請領留學證書，應呈繳畢業證書保證書，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二張，證書費二元，印花稅一元。具有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資格者，並須呈繳履歷書及服務證明書（服務證明書須由服務機關長官簽名蓋章）。

第三十六條　由公共機關或私法人遣派者，應由遣派機關代請發給留學證書，並須呈繳第三十四條所規定各件。

第三十七條　公自費生，取得留學證書後，須持向外交部或外交部委託發給護照機關，呈請發給護照，並向有關係國之領事館，申請簽字。

第三十八條　自費生取得留學證書後，其出國日期以三個月爲限，倘至期因故不能出發，須開具理由，檢同留學證書，呈請本部復加簽註，得延期三個月，以一次爲限。

第三十九條　自費生取得留學證書，在未出國前，如欲改往他國，應將原領證書，呈請註銷，請求換發改往留學國留學證書，呈請時，並須另呈繳保證書同樣相片一張，及印花稅一元

第四十條　留學中國之自費生，欲改往乙國留學者，須請本部核發，轉往乙國留學證書，並須呈繳最近四寸半身相片一張，印花稅一元。

第四十一條　公自費生行抵留學國二星期內，應將所領留學證書，向駐在該國管理留學機關，呈驗報到。

第四十二條　華僑自費生，經管理留學機關考試國文，及本國史地及格者，方得由該管理留學機關，轉請本部發給留學證書。

第四十三條　未領留學證書，逕赴國外留學者，應受下列之制裁。

（一）不得以留學生名義請領護照，

（二）不得請求管理留學機關介紹入學，

（三）不得呈請獎學金補助，

（四）回國時呈驗畢業證書不予登記。

第五章　附則

第四十四條　邊遠各省，因有特別情形，可酌量從寬辦理。

第四十五條　本規程得由 教育部於必要時 修改之。

第四十六條　本規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國外留學生畢業證件登記辦法

（一）公費生畢業回國後兩個月內須將畢業證書或其他證明文件，連同最近學期之成績及四寸半身相片二張，驗印費二元，印花稅一元，呈部辦理登記。

（二）自費生畢業回國後，一個月內，須將畢業證書，連同四寸半身相片二張，驗印費二元，印花稅一元，呈部辦理登記，得碩士，博士學位者，須呈繳畢業論文一本，私法人所遣派者，依本辦法第一條辦理。

（完）